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三

五

詳校官侍郎_臣謝墉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_目朱鈐

校對官學錄_目周鉉

謄錄監生_目黃學溫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三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刈稻向畢清晨遣

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文十年王在渚官注小洲曰渚趙云舊

本耗稻一作刈非益此秋詩未是刈時耗稻於稻中消耗蒲稈免相奪取或云耗稻是

方

東注雨令足佇聞粳稻香

謝靈運詩泥池溉粳上天無稻說文粳稻屬稻稂

偏頗蒲稗各自長

前漢匈奴傳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謝靈運湖中作芰荷迭映蔚蒲稗

相因依趙云劉公幹詩物類無偏頗

人情見非類

前漢朱虛侯章請為呂太后言耕田高后

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溉種立

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師古曰以斥諸呂也穉稠也穉種者言多生子孫田家戒其

荒前漢武帝紀野荒治苛也注曰荒田畝不聞

功夫競搨除草置岸傍食

志芸除草也莊子天地篇搨搨然用力甚多蒲稗皆水草上天以無偏頗不擇稻與蒲稗皆生長之然人情見

非類則非類如蒲稗雖可亂真人情終見之也此亦劉章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之意故力田之家戒田荒穢為

蒲稗奪之也荒則田萊多荒之荒何至引漢武野荒治苛乎除草乃蒲稗矣

穀者命之本客

居安可忘

命之一云今土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晉書黎元以穀為命青春

具所務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

動莫當一云紛

游場世說滿奮云吳牛見月而喘詩並驅從兩牡兮潘安仁籍田賦云游場染屨又世說云今之水牛生江淮

故謂吳牛畏熱見月疑日所以喘也趙云上兩句追言其當春時已備具其所務矣所務務農墾墾田勤於

墾田免亂務農之常蓋以命之本雖客居而不忘也力容易言其力之多不以為難也東方朔談何容易並驅

雙駕之也場者場場之場紛游場則所用並驅之牛非止一雙而已亦四隣耒耜出所以紛然也舊本正作動

莫當非益言耕而已無動莫可當之義

豐苗亦已概

見上

雲水照方塘

公劉

幹雜詩方塘含白水

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

趙云豐苗亦已概則劉章所謂也蔓延

延選軒檻蔓延今言滋蔓連延亦同義前漢韋孟諷諫
四言詩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注靜守一道也隄防史如
水之有隄防有生固蔓延言均為有生如蒲稗固蔓延
於稻中矣然靜守一道則專在稻苗焉欲靜一則在除
之資隄防亦防其督令不無人提携頗在綱携一作挈
情農而不致力也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趙云督領指行官張望除去
蒲稗必有所役之人督領者提携之如舉網張目耳荆
揚風土暖周官揚州荊州宜稻江淹肅肅侯微霜尚恐

主守疎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奴僕寄語踰崇岡趙云尚

疎又指行官張望公前篇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詩主
守問家臣分朋見溪畔主守亦言張望家臣者豈婢僕
之謂乎故今題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西戎聚必散書
往問而云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

秩西成

不獨陵我倉

詩我倉既盈又曾孫之度如砥如京潘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庾如砥

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

非欲闕施要仁里之譽蓋亂世不可不高積以為給趙云

言既除去蒲稗而稻成可收則當如此段之事也公前篇有曰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溢蔓而今詩曰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則公及物之胃懷如此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其馬宅分匪義跡其馬追北風吹蕙

葭蟋蟀近中堂

詩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故近中堂

荏苒百工休鬱紆遲

暮傷

禮月令霜降百工休謝宣達詩履運傷荏苒陸士衡紆鬱游子情謝琨遲暮獨如何趙云四句又

言冬候詩蕙葭蒼蒼白露為霜故風吹言蕙葭遲暮字楚辭傷美人之遲暮蒲稗除矣稻既成而收且散之矣迨此冬時百工且休矣然余有遲暮之傷則詩人之情也此時反覆曲折語多深隱不作尋常紆餘之詩近乎

覽柏中允兼子侄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

弟四美載承絲綸

唐書柏氏無顯人惟柏耆傳云將軍良器之子元和中人

不顯州郡甫又有詩寄相學士林君趙云舊本中允師氏瞻本作中丞是蓋近體詩有

題云陪柏中丞觀宴將士然民瞻便指為柏正節非詩句有戮力自元昆意其方是柏正節也然竊有疑焉公又有柏學士林居柏大兄弟柏二別駕詩皆是文人豈可指言柏正

節之家乎俟明議辨之絲綸言制詞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

晉卞壺傳翟湯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

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

魏書重以王室多故爾雅先生為昆漢高紀戮力注并
趙云柏氏立功於蜀其為名字於史無所考以意

逆之必柏正節也今所謂柏中丞意是正節之弟而子
姪數人則姪者正節子矣此無他以詩云戮力自元昆

則言柏中丞之兄豈乃柏正節乎其父子兄弟有功于
行陣則詩人宜以忠孝稱之矣書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舊注引高祖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
紀在後矣左太冲蜀都賦郭靈闕而為門

包玉壘而為字注玉壘山名華陽國志錦江言蜀人織
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必不好故曰錦江成都記王

壘山導江縣西北三十里趙云沸字上着止傳以湯止
沸錦江擬寰宇記濯錦江係之華陽縣公入蜀見成都

亂益寶應元年歲壬寅七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
反拒嚴武之來不得永泰元年歲乙巳崔旰反襲殺郭

英父次年楊子琳以瀘州牙將同邛州牙將柏正節討
盱杜鴻漸表子琳為瀘州刺史正節為邛州刺史西蜀
大亂各遣罷兵於大厯二年歲戌申七月子琳以瀘州
刺史反陷成都蜀中又亂此錦江三沸也然寶應元年
徐知道反公有草堂詩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下注
云即柏正節楊子琳之徒則正節乃預寶應亂之數永
泰二年既稱討崔旰而西蜀大亂又云各遣罷兵則正
節乃所以亂蜀者大厯陷成都雖是楊子琳而正節本
其同類不見有正節預討楊子琳事若指柏氏為正節
實未安也李善注云玉壘山名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
岷山界以今考之永康軍是也錦江沸自指成都府今
又云玉壘昏則永康軍當時亦有亂矣或又云永康軍
緊靠威茂今威州即唐維州吐蕃嘗寇松維豈所謂玉壘昏乎

高人入竹帛

鄧禹垂功名於竹帛

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瓊瑤

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

重曰譬如芝蘭
玉樹生於階庭
同心注師律
易師出
灑血在我
後漢
軒贊二

十八將有來羣后捷我戎
絲綸實具載
禮緇衣子曰王

綸王言如綸
絃冕已殊恩
班固西都賦絃冕所興趙

美璵璠比其子弟如良王之珍亦晉書所謂佳子弟如
芝蘭玉樹常使生於庭側也語孔子言禹曰惡衣服而

致美乎
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

不翻
陸左公石闕
每聞戰場說
歟激懦氣奔
趙云奉公

柏公內舉不避親併帥子弟赴難誅叛經寒溫則誅叛
者前年之事至今作詩時已經一寒一溫金甲雪猶凍

則効力之時在冬至今雪猶凝於甲而
凍朱旗塵不翻則蒙犯戰塵重而不翻
聖主國多盜賢

臣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侵沴根

趙云多盜言國多盜賊有能伐叛之

賢臣朝廷不惜爵賞故官則尊也節鉞用以其有功必使膺節鉞之用言為節度使也為節度使不可虛受爵

賞必絕侵沴根以報朝廷

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

後漢馬武等傳二十八將論永

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畫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前漢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注言薦舉人如車轂之輪轉馮唐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此

詩注柏中允為柏耆按新舊二史所載者止入鎮江說王承宗諭承宗移鎮及使李同捷以擅殺同捷流放至

賜死而詩中乃言効力於成都又云三止錦江沸即非者矣切疑為柏貞節崔旰之殺郭英乂也貞節與瀘洲

楊子琳帥師以討之杜鴻漸至蜀表授邛州刺史二史於傳無所考信故未能修去闕之以俟有聞趙云上

句公自言其絕望於富貴無復論畫像之事下句公自負其詩所稱美可以推柏公而使之孤騫推轂舊注引馮唐傳又別一義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

前漢外戚傳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起

獨立前漢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薛云楚詞朱唇皓齒嬀以姱又古樂府雜曲從來著名推趙

子復有丹唇發皓齒杜云阮籍詠懷詩南國有佳人榮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

為發皓齒 蒲堂慘不樂 前漢刑法志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

樂

響響下青虛裏

一作浮雲裏

江城帶素月

謝希逸月賦素月流天趙云濱江

州縣謂之江城公詩有江城今夜客獨宿江城蠟炬殘
鼓角動江城言成都也呈漢中王江月滿江城送卿二
翁白馬出江城與今所云
江城帶素月言夔州也
沉乃清夜起曹子建中
夜起長歎老夫

悲暮年壯士淚如水

魏武帝樂府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荆軻歌於易水之上士皆淚垂柱

云荆軻歌云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曹子建詩清夜游西
園舊引却是中夜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其所感如
此左傳事帥老夫淚如
水淚下如流泉同義
王杯久寂寞
山海經曰大戎國
有一女子跪進玉

杯食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
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弱

胎
金管迷宮徵

趙云玉杯金管皆為聲曲者也王杯今
之所擊水盞金管今之吹笛以金玉言

之取其貴也如箕子諫紂以為象箸則必為玉杯王逸
顏淵之簞瓢勝慶封之玉杯玉杯之寂寞言其不敢為

聲金管迷宮徵言其聲之不
建於歌皆以形容歌聲之妙
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

韓娥過宋人辱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下宋人謝之
娥乃曼聲而歌老幼皆喜躍師云江淹別賦骨肉悲而

心死
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
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
趙云傳云士伸

於知己屈於不知己故于傑出士
下使知己字一本作傑出事不取
吾聞昔秦青傾側天

下耳
青一云傾側
杜田補遺列子曰昔薛譚學謳於秦
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青弗止饒於郊

衛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反終身不
敢言歸
趙云秦青一本作秦音非杜說是益傾天下

之耳則非特
一知己而已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趙云此篇
益柏梁體

分為兩段上段十七句平聲於中又分六段
下段十五句仄聲於中又分三段句云玄冬

示我胡國刀則十二月師云按唐
史大食刀本波斯地帶佩銀刀

太常樓船聲嗷嘈

漢武鑿昆明池始制樓船上建櫓櫓
官有樓船將軍師云沈約賦聲嗷嘈

而遠

問兵刮寇趨下牢

下牢楚地

牧出令奔飛百艘

牧州令
令縣令

牧出令奔同赴軍事艘船也劉備
遣關羽乘船數百艘皆會於江陵

猛蛟突獸紛騰逃

趙

四句言趙太常以軍事為使乘大舟則可用樓船字矣

公送李大夫赴廣州亦曰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聲

數嘈則鳴鑼擊鼓槌之聲上牢下牢夢已鼓下水關之

名趨下牢以羌蠻之亂也所謂寇者止此矣羌連白蠻

飛百艘應軍須之船船經山過

白帝寒城駐錦袍

華陽
國志

故水蛟山獸猛突者亦驚逃矣

先主役吳於夷道還屯於巴東巴東治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中改曰永安 玄冬示我胡

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

莊子說劍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軒拔鞘天為高

趙云白帝城公孫述所築述號白帝故謂白帝城在夔州東壯士短衣頭虎毛

則拔鞘之人以虎頭為飾王仲宣登樓賦虎軒檻以遙望師云西京雜記漢高祖斬白蛇劍在室中光影猶照

於外間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翻風轉日木怒號水翼雪淡傷哀孫

趙云翻風轉日刀揮霍之勢張纘南征賦平湖夷暢翻光轉彩水翼雪淡刀瑩薄嚴冷之狀莊子大塊噫氣其

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風怒號風鼓之故也傷哀孫駭利刃之傷言及哀孫則因木而及之詩母教

孫升木 鑄錯碧甕鵲鵲膏

方言野兔甚小好沒水中南楚人謂之鵲鵲爾雅注鵲鵲似兔

而小膏中

銑鐸

一云銑鋒

已瑩虛秋濤

王褒頌巧冶鑄干將將之朴水淬其鋒越

砥歛其鐸注鋒刃芒端秋濤言色澄微

趙

鬼物撇振

辭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

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

乃曰吾蒼水使者

龍伯國人罷釣鼈

趙云鬼物本隱藏於坑壕見刀乃撇振而辭遁焉坑

壕城下之所蒼水使者是刀之事件以比呈刀之人乃蒼水使者矣又吳越春秋載禹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夢見赤繡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曰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此又於楚地為切釣鼈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焉以蒼水使者提刀而呈龍伯國人見之乃罷釣鼈而去又言刀也

之神

芮公迴首顏色勞

芮公荆南節度使

分閭救世用賢豪

趙

迴首顏色勞望趙太常之來也傳聞外之事將軍制之
蒯公分天子之間以救於世賢豪指趙也公後有王兵
馬二角鷹詩又云荆南蒯公得將軍亦如趙公王立高
角鷹下翔雲可見蒯公之欲得賢豪者矣

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

君理

隱四年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
絲而棼之漢龔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桓溫表抗

節王立誓不降辱

趙云攬環結佩則莊嚴其服相終

始則成就蒯公用豪傑之意萬歲持之奉天子則持此

刀以奉天子乃相終始之事理亂絲有二事謝承後漢

書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佐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使用上嘉其材以繫亂絲付儲使
理儲拔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時宜然北齊文宣帝

神武第二子神武使諸子理亂絲帝抽刀斬之曰
亂者必斬此刀事也舊注引左傳與刀事不相干蜀江

如線針如水

蜀水至瞿塘為峽所束如線

荆岑彈丸心未已

言有以一九泥

封大賊臣惡子休干紀

史記亂臣賊子陸士衡誅錡干紀

魑魅魍魎徒

為耳

宣三年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達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達之注魑山神獸形魑怪物魍魎水神妖腰亂領敢

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庠不似長劍須天倚

師云此言趙公王立高歌

視蜀江如針線荆岑如彈丸其豪氣如此賊臣魑魅安所容哉杜田補遺余知荆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

景差宋玉等游雲陽臺王曰能為大言者乎勒曰壯士怒兮絕天柱北斗戾兮泰山夷差曰狡士猛毅撼搖覆

載鋸牙鋸雲聲其大吐舌萬里唾一世王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趙云蜀

江之小才如線而水才如針荆峯之地才如彈丸而不
執之心殊未休已故戒之休干紀也況此刀一用可以
新除之乎江如線針如水錯以成文高適云爭一彈丸
之地魑魅魍魎比賊臣惡子青領言所斬之處痒者卑
也不高不庠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
則用之適宜

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趙云卿有九太常光祿為九列之首二職常兼

領魏志常林徙光祿勳太常梁陸倕有為王光祿轉太
常謝表則光祿又指趙兵馬使英雄弭言英雄弭止未
振猶寶刀未用也丹青宛轉麒麟裏使建功圖畫於麒
麟閣如趙充國之屬如是則光芒生於六合永滅妖氛
斯為無泥滓矣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瑟石龍崧

潘岳西征賦崧從逼迫注龍崧高大兒師云古詩人生百年內香黯歸悲

臺

哀聲杈枒浩呼洶

師云古詩哀聲叩虛北

中有萬里之長江迴

風滔日孤光動

師云薛道衡詩日照孤光蕩趙云荆南枕大江之上故爾

角鷹翻倒

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氣

師云潘岳詩軍門挂玉帳杜田補遺楊子雲甘泉賦乘

雲間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曳紅彩之流離兮成颺翠氣之宛延師古曰宮室曠大自然有紅紫氣一本作軒昂氣理或然也

趙云玉帳將軍之帳李白亦使世有

書曰玉帳經言武事也帳之深邃含蘊翠氣而壯士臂

肩於前肩翻

二鷹猛腦條徐墜

師云張綽詩霜鶻猛轉腦狡兔避空谷

如愁胡視天地

師云晉孫楚鷹賦深目娥眉壯似愁胡趙云舊本二鷹猛腦徐侯繼猛腦因

言鷹之頭腦猛厲而徐侯捷字殊無義理王介甫善本作條徐隆於理或然徐隆晉潘尼苦雨賦始蒙濊而徐

隆終滂霈而難禁

杉鷄竹兔不自惜

師云異物志杉鷄黃冠青縷常在杉樹下又竹兔小

如野兔常食竹葉

溪虎野羊俱辟易

唐書裴旻善射虎一日疊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此

彪也前有真虎將軍遇之殆矣旻怒馬赴之果一小虎伏地而吼旻馬辟易弓矢墜地師云宜都山多虎穴在

深溪同谷中南海志野羊成羣觸人趙云項羽傳揚喜追羽羽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

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頻亦反溪虎野羊俱辟易正自言虎羊見鷹畏懼而退縮

駟鮑明遠昔如韞上鷹師云傳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

樹勲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

薛云楚詞回靈光於虞淵注虞淵日所入也虞

泉乃虞淵唐高祖諱淵故云

白羽曾肉三狡狴白羽箭狴師子敢決豈不與

之齊

師云應場詩戰士志敢決趙云與之齊字禮記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魏文帝與吳質書

吾德不及年與之齊

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鷹角下翔雲云惡

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趙云

惡鳥飛飛啄金屋言可憎之惡鳥啄富貴家之屋當得角鷹之輩開破之故有梟鸞分之句江總黃鸝飛飛遠又曰黃鳥飛飛有時度梁張平望鳥飛飛減金屋漢武帝曰阿嬌當以黃金屋貯之

甘林

捨舟越西岡

謝靈運舍舟眺迥渚

入林解我衣

趙云史惟恐入山之不入深入林之不

密

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

陶潛晨光熹微謝玄暉窻

中列遠岫夕露見日晞

趙云晞乾也選朝露待日晞詩見覲聿消

遲暮少寢食

趙云

楚詞傷美人之遲暮語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清曠喜荆扉

選詩豈徒暫清曠沈休文詩荆

扉新且故言晚言不以寢食為嗜而喜所居之荆扉也

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

試問甘藜藿

莊子藜羹不糝相經過謝叔源游

趙云阮籍詠懷詩趙李西池詩願言屢經過詩

君子在野遲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舊注却改莊子藜羹字為藜藿誤矣

未肯羨輕肥

子路秉肥

馬衣輕裘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

不同科三字語為力不同科莊子其嗜欲深者

其天機淺師云古詩喧靜本性習莊子今所用則蛭曰予動吾天機

注自然也即非所謂

嗜欲深者天機淺之類矣

勿矜朱門是

郭景純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

陋此白屋

非明朝步隣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粟為爾揮

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言民雖困賦歛猶能致意於賓客故曰可依相携

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

旅用廹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希我裏易悲

傷屈指數賦園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趙曰子實不得喫言豆子

雖結實長老者不得喫也主人又指長老詩不能奮飛

雨

行雲遞崇高

易雲行雨明

飛雨藹而至潺潺石間溜汨汨松

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皆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

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問作鼓增氣

趙云應璩與岑瑜書頃者災旱日更甚砂磔銷磔草木焦卷史勇夫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

時一至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廓及我私一云裁耕詩遂

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子貢過漢陰見一丈

夫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趙云顏延之

贈王太常詩郊廓常晝閑及我私言公田不必惑下句

有我圃字而去一作栽耕也二我字不同義況七月豈

栽耘時乎末句公自註分明義則恨不能抱甕如漢陰

夫人以汲水乃買水於人斯為臨江之費矣

鄭典設自施州歸

趙云此篇兩段自上句至森

謁裴施州意氣相投情分款密且言其有簡冊之樂焉下則公言嘗得裴之惠書又美裴能寫字自倒屣喜族歸至庶脫蹉跎是一段言喜鄭典設之歸語行歷事喜聞太守之賢而公動往謁之懷當在孟冬東轡而往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

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

顏洲屢空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師云張華詩

攀援得山行江

登頓入天石

師云謝莊詩疲人登頓怯又施州有連天石

青

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戚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

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

常羞

師云劉公幹詩供膳勅中厨謂省厨

杯盤頗狼籍

史滑稽傳烏鵲交錯杯盤狼籍

時

雖屬喪亂事貴賞

一作當

匹敵

師云曹祖詩萬里無匹敵

中宵愜良會

師云古詩今日宴良會

裴鄭非遠戚

師云張載詩與君未遠戚趙云殊俗字非詩序家殊俗

俗

瘦信云偏方殊俗公自中原來故指夔為殊俗攀援選何可攀援登頓選疲於登頓謝靈運過始寧墅詩山行

窮登頓城郭洗憂戚下句言遂如至戚非時遠戚而已此親戚與憂戚字不同舊本正作賞匹敵非當音去聲

言待匹敵之當也

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鈎森疎

見矛戟

薛夢符云北史李義深有當才而用心險峭時人語曰矛戟森森李義深

師云李隅詩筆落

字有力矛戟空縱橫

杜田補遺世說裴令見鍾士季

如觀武庫但見矛戟詳觀是詩所謂矛戟非心之險峭

蓋言書之快利森森如矛戟趙云言裴施州之藏書

好學能書也劉向傳云博戰羣書銀鈎索靖叙草書云

婉若銀銀漂若驚驚矛戟字薛非是書苑歐陽詢尤

工行書出於大令森然如武庫之矛戟大令王羲之倒

屐喜旋歸

蔡邕倒屐迎王粲

畫地求所厯乃聞風土質又重田

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惜

見權宜借寇恂注趙

路溫舒畫地為獄議不入寇恂為潁川守百姓遮道日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北風吹瘴癘

羸老思敬策

師云王粲詩敬策高堂上

渚拂蘼葭塞

一作

嶠穿蘿薦

羈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

顏延年改服飾頭首路跼

險難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駘駘汗溝血不赤

師云崔駰賦顧駘駘而疲

痺兮何以堪其載馳

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

古詩老馬難汗血

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

師云江通詩孤烟迷鳥道

庶脫蹉跎

厄

師云古善哉行世路幾蹉跎

趙云北風吹瘴癘至

渚穿嶠皆散策之地薰葭塞舊本作寒非輿有激亦思

往謁裴施州故

以孟冬為往期既以駘駘不可馭則乘

輜而往肩輿輜也汗溝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

漢書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

馬子也鳥道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

道四百里蓋以其險絕獸猶無蹊人所莫由特上有飛

鳥之道耳梁沈約慙塗賦依人違以知國極鳥道以瞻
家底脫蹉跌厄乘肩輿而不騎驚駘自免蹉跎困跌之
厄

種蒿苳

并序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蒿苳向二旬矣

而苳不甲坼伊人見青青

趙云別本伊人作獨野是

傷時君子或晚

得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

趙云舊本蒿苳作萎苳必誤蓋詩中言藝其子宜却

言萎耳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

師云蔡邕詩苦熱氣矯蹇枯旱於其

中

師云晉江統枯旱之思雨露

炎方慘如燬

師云王室如燬鄭注如燬謂酷烈也

植物

半蹉跎嘉生將已矣

趙曰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為禾曹植書民失嘉生

雲雷歟

奔命師伯集所使

趙云雲雷易雲雷屯史雨師灑道風伯掃塵

指麾赤白日

瀕洞青光起

趙云指麾赤白日言赤日或言白日足矣而曰赤白日益云亦然之白日也淮南子

未有天地之時濛鴻瀕動莫知其門則瀕洞者氣昏兒青光起則白日赤色變為青光斯雨候矣

雨聲

先已風散足盡西靡

趙云謝朓詩森森散雨足風從東南來所以西靡也皇覽東平思王

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言盡者亦皆義矣或者引選望成陽而西靡語

意不盡

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背信宿罷蕭

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芑兮蔬之常隨事執其子

破塊數席間

增添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荷鋤功易止兩句

不甲坼空惜埋泥滓

趙云言初無畦而始經營之詩經始勿亟執者種也隨所有事而種

之蓋其有事於蔬茹故也易百穀草木皆甲坼選奮迅泥滓

野覓迷汝來宗生實於

此

師云張平子南都賦宗生高岡杜田補遺楊子雲蜀都賦其竹則宗生族攢俊茂豐美左思吳都賦楠

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

趙云迷漫於

莖也莖有兩種有苦莖甜莖苦莖易生而甜莖比之難

生公於前篇園公送菜詩以苦莖掩乎嘉蔬而罪之云

乃知苦莖輩傾奪蕙草根今於甜莖比下四句則罪野

覓之掩乎莖

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

庭毀

師云左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

趙云此輩指野

菟論語飯蔬食飲
水沒齒無怨言

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

趙云言賢良之人得

位不似邪佞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之莖出地不滋非
似野菟得地滋蔓也封已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韋
昭注曰封厚也李蕭遠運命論孔子之孫子
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擁塞敗芝

蘭衆多盛荆杞中國陷蕭艾老圃永為耻

趙云中圃字選詩蓬蒿滿

中國老圃字語
吾不如老圃

登于白玉盤

漢官儀封禪壇有白玉盤

藉以如霞綺

趙云如霞綺言藉之之綺如霞也古人每言綺縠蓋貴家以綿綺藉食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惟珍貴昔之故

則所登者玉盤

菟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趙云曹子建表犯詩人胡

顏之戒李善注胡何也即詩胡不遄死之義毛萇曰何顏而不遄死般仲文表亦胡顏之厚詩筐篚幣帛以將

其厚意采采卷
耳不盈頃筐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

上牢下牢峽內地名水關關津吳

檣楚施辜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

趙云謝惠連詩淅淅振條風公嘗曰淅淅

風生砌江至吳楚用帆矣在夔州則吳船之檣楚船之施猶用百丈辜以上水也神都神明之都言吳楚也吳

都賦伊茲都之亟洪傾神州而輶積

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羗連百蠻

中已不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趙云要路言往吳楚之要路其荆渚

之間有羗蠻之戰則要路長戟滿矣舊本連百蠻師民瞻作白蠻是益傳州西有烏蠻白蠻公夔府詠懷云絕

塞鳥
蠻北

右一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搗練急

師云鮑照詩
寒城搗素練

石古細路行人稀

趙云前篇言夢人征戍
戰伐之苦今篇自叙其

旅泊不歸之懷東流之外西日微
前之景宛轉含蓄道不盡淒感之意

不知明月為誰

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

非
趙云倚庭樹倚長安故居庭樹既是隔
絕池臺有變易之理又問其今是與非

右二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趙云此篇自上句至人生會面難再得言久雨王將

軍不至叙眼前之景自憶爾腰下鐵絲箭至十月荆南風怒號紀贈王將軍英勇

天山一作

雨蕭蕭滯

一作

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

軍來何遲

白起頭小而銳

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

時聽巖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飢鴻鵠

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

趙云幽獨楚辭幽獨處乎山中謝靈

運晚出西射堂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銳頭將軍以白起比王君王豈亦頭小而銳耶史汝來何遲遲古

詩有會面安可知李延年歌佳人難再得

憶爾腰下鐵絲箭

師云阮瑤詩箭紐鐵絲剛刀挿

銀刀射殺林中雪色鹿

師云陸雲詩仁鹿麋
千年皮毛如霜雪

前者坐皮

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

蒼山高

師云顏延年賦野
鴈應弦而墮落

安得突騎只五千峯然着骨

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一作恨昔

范增碎玉斗

鴻門之會漢王使張良
獻玉斗於范增增碎之

未使吾兵著白袍

師云侯景命東吳兵
盡著白袍自為營陣

昏昏闔闔閉氛祲

時賊據
京師

十月荆

南雷怒號

趙云白袍南史梁人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
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勞

千兵萬馬避白袍蓋江左事也豈吳楚之間有戰伐事
乎公詩前篇自青青羗連白蠻而編年通載大歷二年

九月桂州山獠反皆南方事惜不可詳考閩
閩吳閩閩門時京師晏然十月雷寶記其變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

師云與老子靜
為躁君同義

我獨覺子神充實

師云相法曰目精晃
朗形神充實者主壽

不死趙云詩未見君子既見君子之義心若失者心
若有所遺失是謂心疾藝文類聚載俗說阮光祿大兒
喪哀過遂得失心病此心若失之失列子若亡若失左
傳昭二十二年楚王有心疾謝眺怨情故人心尚爾故
心人不見安為動主義以秘書之能安以主
動故其人充實豈亦通佛法之妙而然乎

重聞西方

正觀經

佛西方之教其
法有大觀大覺

老自古寺風冷冷妻兒待來且

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杜田補遺西方無量壽西方韋提希及未來世一切衆生觀於

西方極樂世界以佛力故當得見彼清淨國土如執明鏡自見面像凡十六觀日想為初觀水想為第二觀地想為第三觀樹想為第四觀八功德水想為第五觀樓觀想為第六觀花座想為第七觀像想為第八觀徧觀一切色想為第九觀觀世音菩薩真實色聲想為第十二觀大勢至菩薩色身想為第十一觀音觀想為第十二觀雜觀想為第十三觀上品生想為第十四觀中品生想為第十五觀下品生想為第十六觀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

師云陶侃詩
山雞啄蟲蟻

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

師云此孟

子見牛未
見羊同意

吾叱奴人解其縛

師云許子面縛銜壁以雞見楚王楚王命解其縛雞

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師云古詩千里勞注目趙云縛急字呂

布既降曹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顧劉備曰元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絕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

縛虎不得不急一篇之妙在乎落句蓋雞之所以得者蟲之所以失人之所以得者雞之所以失人之得失如

雞蟲又且相仍何時而已乎注目寒江倚山閣則所思深矣黃魯直深達詩旨其書醕池寺書堂云小點大癡

蟾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蛭退食歸來北窓夢一江風月趣漁船可與言詩者常自解也步里客談云古人作

詩斷句輒傍入他意最為驚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

此體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
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負薪行

映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壓擔負於道路者皆婦人也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

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環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

師云史記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趙

云孫子曰去如處女敵人開戶語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陸機詩土風清且嘉晉傳玄豫章行男兒當門戶墮地
自生神海賦狐猩登危而雍容今公詩怪巫山之女死
羸醜而昭君獨美似後篇士無英俊而屈原獨奇也

生射利魚鹽井

夔有鹽井師云班彪乘時射利商人之功面粧首飾雜啼痕

地褊衣寒困石根

師云仲炯詩蒼烟遠石根

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

此

一作北

有昭君村

昭君村在神女廟下薛云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漢紀注云南康秭歸人

待詔掖庾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帝賜單于王嬙為匈奴關氏按樂府解題云帝後宮多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賄畫工昭君持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當行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重失信外國恨不及朝窮按其事畫工杜陵毛延壽等皆棄市琴操載昭君王穰女端正閑麗年十七獻之元帝以地遠不幸備後宮積五年年帝每遊後宮昭君常怨不幸後單于朝賀帝晏之盡召後宮昭君乃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起席請往時單于使在旁帝驚恨不及昭君至

眉結義黃金臺

燕昭築黃金臺以禮郭隗鮑照豈伊白璧賜特起黃金臺

泊乎吾生

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支離言不為時所用也莊子支離疏又心固可使如死灰

趙云師民瞻本改舊本高堂作高唐是蓋夔州所作宜使巫山之高唐也日從西來天晚而後見日故也六

龍所以駕日車淮南子謂之六靖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

孤城樹羽楊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

師云鮑照詩蒼兕號空林

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

聾

夔州古夔子國杜陵子美故里

趙云合沓洞蕭賦薄索合沓注重沓也昨日今日韓詩外傳昨日何生

今日何成孤城樹羽則白帝城上屯戍之旗太公誓師曰蒼兕云云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

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噉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

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趙云此篇雄壯渾成涅槃經行止眠

卧公又使睡眠字亦涅槃經有如人喜眠睡眠滋多也前漢書王莽時夏侯勝那漢以老病罷韋賢以老病罷歸豈摘字用乎南使蔡興宗傳太尉沈慶之日加老罷私門兵刀頓闕方是兩字全出莊子原憲杖藜應門

寄栢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

避亂奔散如波之奔

歎彼幽

栖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

言年所休庇也漢書衣冠暴露

青山萬里

靜散地白羽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余到此古人成敗

子何如荆揚春冬異風土

風土記荆揚間春寒冬暖所以為異

巫峽日夜

多雲雨

神女朝為雲暮為雨

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

一作花

野岸天

雞舞

天雞鳥名謝靈運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

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趙云宋謝靈運

秋胡四言念彼奔波意慮回惑謝靈運南山詩疑此永
幽栖晉嵇康采薇山阿王弼投戈散地既居散地則眼
不見干戈此所以白羽一洗也家語子貢言軍旅赤羽
如日白羽如月空垂蘿則不見白羽但見垂蘿耳此大
歷二年之冬春則去年十二月周智光反據華州正月
同華將吏殺智光傳首闕下九月吐蕃寇靈州又寇邠
州同月桂州山獠反斯為盜賊縱橫或云別有盜賊去
夔為近史所不載有因公詩而見者鵲雛舞於蘭渚而
公亦六絕句首篇云竹高鳴翡翠沙
僻舞鵲雛今取舞字變云天雛舞

寄從孫崇簡

嗟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記馬

業學尸鄉多養雞

杜田補遺世說王子獻為桓冲騎曹
參軍桓問曰卿何署曰不知何署時

尤異也霜雪迴光而避之言寒不能侵

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

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

趙云紫衣使者所差來之人辭

復命舊本作辟復命無義師民瞻作辭方有義也才華盛應言裴君諸子蓋云雖雖將老而免憂子孫以後人

相接有裴君諸子才華盛美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趙云此篇極難解姑以意逆之似是公泊

船處一美士文采風流有司馬相如挑卓氏之作公見其人又見有搜求其人而去者佳

士豈薛文子弟親戚乎故及丈人安坐之語且言國家輕刑以寬之又言此士俊人以勉

之嘗觀太平廣記載嚴武一事云武少時任俠于京城與一軍使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

艷絕武窺見乃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
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覺窮其跡亦訊其家
人乃暴於官亦以上聞有詔遣萬年縣官捕
捉乘遞驛行數日隨路已得其踪武自鞏縣
方雇船下聞制使至懼不免乃以酒飲女中
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明日使
至搜武之船無踪乃已公
詩意有類於此當俟博聞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醉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
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

比佳士及此慰楊舲

趙云後漢忽忽不樂曹子建公謙詩好鳥鳴高枝楚辭攬青冥而攬

虹晉道壹道人之言雪曰先集其慘澹也主人顧在好鳥言之主人者公也若以此佳士言之則主人者豈耶

刺史之徒邪及此慰揚舡則達佳士見好鳥可以此之
為能慰公欲揚舟而下者矣劉勰彌勒石像碑似揚舡

游水馳

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硯

莊子庖丁之刀刃若

錫登山

言佳士文清如玉聲之哀益環
佩之類下句言佳士之才敏

欲學鵠夷子

貨殖傳范

改姓適齊為鵠夷子注顏師古曰自號鵠夷者言若盛
酒之鵠夷多所容受可卷懷於時張弛陳遵傳曰自用

如此不如

待勒燕山銘

寶憲勒功燕然山班固為之銘
趙云范蠡號鵠夷子小說載

其以西子而去李賀昌谷詩刺促成幾人好學鵠夷子
用杜公今句四字也蓋問佳士者以擬欲學范蠡載西

子游五湖乎莫待如

誰重斷蛇劍

一云口重斬蛇劍
漢高祖有斬蛇劍致

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

凡今代麒麟閣注

無心雲母屏

後漢鄭

尉時舉將第倫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正朔朝見弘曲躬
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趙云
兩句皆是建功立名事舊本正作斬
蛇劍乃漢高祖事不可在常人言之卓氏近新寡豪家

朱門局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

司馬相如初游臨邛富人卓氏女文君新

寡善琴相如因以琴心挑之遂為夫婦

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雲不是無

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嘆黑頭

白君看銀印青

見上露雨銀章澁注

卧病識山鬼

九章有山鬼

為農知

地形誰矜坐錦帳

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

苦厭食魚腥

趙云公又述其溪西

山居之事黑頭白公之自傷銀印青則佳士也銀印言青蓋金銀之色晃耀望之有青瑩之光公於是言其卧

病為農錦帳何足矜乎給錦帳公為工部員外郎故云
謝玄暉在床卧病呈沈黨詩前漢楊惲與孫會宗書曰
長為農夫沒此身矣以在夔楚故用山鬼
字孫子有地形篇食魚腥又在夔之事
東南兩岸圻

積水注滄溟碧色忽

苦一云

惆悵風雷搜百靈

見滋山朝百靈注

空中石

一云有

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

一云季

女文選我天

帝之季女
嘒雨鳳凰翎

玉帝女秉鳳凰飛去

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丁令威也去家一千年始一歸

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

見宋玉高唐賦并神女賦

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瑩

李廣射石虎沒羽楊子雲至誠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

瑩趙云十四句忽有搜求其如卓氏之人而去者東
南兩岸折橫水注滄溟必佳士者之在舟中而公有揚

船之行泊舡江邊故道岸圻水注之景緣風雷搜百靈
故水之碧色亦為之惆悵娉婷指如卓氏之人曰虎赤
節以狀來搜求者帝里女必京師人家之女一作帝季
女則是王家之女矣噤雨字取暮為行雨樂巴噤酒為
雨字言之鳳凰翎弄玉與蕭史騎鳳而仙事以巫山神
女及秦公主弄玉比如卓氏之人可以意逆之為貴家
女矣張景陽雜詩房櫳無行迹江文通擬張華詩蘭徑
少行迹冷如丁字俗語冷丁丁字地蓋匠者之丁其初
出火頃刻之熱已則沉冷矣或者謂言丁令威歸家為
沉冷又齊諧記載桂陽城武丁者有仙道忽謂其弟曰
七日渡河織女諸仙悉還宮吾已已被召弟問何當還
日吾更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日失丁所在兩事皆久去
而後歸為沉冷者如此又託為卓氏之人之怨辭袁王
行跡薄又囑之以莫如丁之沉冷也以袁王語所謂佳
士者又自比神女
以成吳雨之義
大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

闢洒血暗郊垠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

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人始盈庾

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榮

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色赤以問孔子曰此萍實也趙

云丈人指薛丈但安坐古相逢行丈人且坐坐調弦未選央江萍事楚王渡江有物觸船問之孔子云萍實也以孺子之歌告王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玉割而食之甜如蜜今言豈食楚江萍則佳士者豈非留滯於夔而公言其因此脫去者乎輕刑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公題鄭十八著作虔詩亦云也需新國用輕刑可見慰唁佳公子之於刑亦輕而已歲方寧翻使國語晉無寧歲言今古歲方寧如言遭遇寧歲前無古後無今以甚幸之也

詩發言盈庾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

襄陽耆舊記龐德公在沔水上不入襄陽城

及乎

歸茅宇

一云及歸在茅屋

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

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

趙云真則真率之謂平時應接以禮文益偽耳漢書

高祖通從旁舍來前漢以老病乞骸骨世說使人應接不暇

秋耕腴地濕山雨近甚

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

杜田補遺張平子南都賦酸甜漁味百種千名春郊

夏筍秋韭冬菁蕪薇紫薑拂撒羶腥注菁蔓菁

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

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

趙云飯之半以

冬菁飯牛是其芻之半也史記甯戚飯牛
於車下力言新黃石公三畧士力日新
飛來兩白鶴

暮啄泥中芥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
一云筋一步再血

流尚經一作驚 矰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驚皇不

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臯酸辛
趙云十二句序所謂

書觸目也然因以興焉飛來兩白鶴古樂府有篇篇公
三使矣舊本正作尚經矰繳勤經一作驚當以驚為正

言既傷而流血矣尚於矰繳恐之勤勞也驚皇不相待
驚皇起摧高翔之人訴高名鶴豈不能冲天哉而困於

此阮嗣宗詠懷對酒不能言懷
愴懷酸辛宋玉賦寒心酸鼻

寫懷二首

趙云前篇不管世態之曲直次篇
願終契於真如傷世悼俗甚矣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

趙云

古樂府陌上桑盈盈公府步冉冉幕中趨古詩行行重行行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

足萬古一骸骨隣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

趙云賤之所悲以貴形之無貴則賤者不悲貧之所不足以富形之無富則貧者亦足巫峽在夔州下公以永泰元年歲乙巳到雲安蓋屬夔州次年來夔今年又在夔此之謂三歲轉轉燭全命甘留滯忘

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

山北谷

許微君詢詩採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編蓬茅屋也公後篇瞿塘石城草蕭瑟

用心霜

雪間不必條蔓綠

趙云公嘗為左拾遺今為尚書工部員外郎乃通籍於朝班者時年五十

六所謂蓐蕘二者當奉養之原而日給還脫粟飯而已
編蓬言結茅屋於濠西兩以成成採藥之意言冬採之
不必待謝靈運詩居常以非闕故安排待終處順故安排曾是順幽獨謝靈

春也運詩安排徒空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曲曲直吾不知
言幽獨賴鳴琴

負喧候樵牧

趙云莊子安排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後漢童謡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公變

用之負喧列子朱楊篇宋國有田夫常衣緼以過冬暨
春冬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陰室綿纈狐貉
謂其妻曰負日
之暄人莫知者

又一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
神洛

賦若白日
之照屋梁

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

為私實

趙云實一作室非

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何一作

或

中人

楚辭云薄寒中人

世亂如蟣蝨

趙云世之紛亂如蟣蝨之營營也或字非

古

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

燧人氏厲階董狐筆

燧人火化而爭欲之心生董狐直筆而是非之端起故以燧人為禍

首以董狐為厲階詩婦有長舌為厲之階

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

極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

一云終然契真如

得匪合

一云金

仙術

趙云莊子魍魎飲河不過滿腹三皇之前民未有知結繩之政後民偽日起其相附離若膠漆然莊

子曰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又曰又奚連連如膝漆纏索而濤乎道德之間哉今將與之結繩則已相結約而為膠漆矣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又傷法令之苛明而投死之多也此段蓋莊子駢拇及馬蹄篇之義以撓天下又曰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此亦聖人之過也傷世如此於是放神八極之外而一俛一仰仰莫不氣象蕭瑟則淳澆朴散無處不然也然則如何而可亦曰終然矣真如者西方佛教而已舊本正作終契如往還於義不明師云北齊邢子才游仙詩安得金仙術兩腋生羽翼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
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一作河東女兒身

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鄭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
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為

携酒

趙云浮變態不常然初白衣而變為蒼狗事之無
無定如此譬古今一時而萬事之變不可名狀也

雲如狗北史元諧傳雲如蹲狗去鹿古往今來傳曰四
方上下曰字古往今來曰宙萬事無不有應詹與陶侃
書其間事故何所不有事變無所不有何哉夫婦之際
貴有始終在兒女言之有姓柳者不喜見其夫如扶眼
中之物而去之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日扶眼一作
扶昧非是人之動作貴乎有義在丈夫言之有王季友
者能正色引經兩事一是一非此萬事無不有也王季
友唐文粹唯載其詩觀前篇所云則王佐之才者劉向
博極羣書梁孝元帝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日讀書萬卷
猶有今日一通一本之謂後漢賈逵傳帝令逵自選高

才者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在手字詩六轡在手許靖傳五侯九伯制御在手携酒暗使楊雄傳好事者載酒肴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聞道三從游學

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

覆看亦醜

趙云紀述季友且言其達主人李太守二人皆王佐才下句言人生相得氣合則勿疑若

更反覆旁人看之亦醜矣北史盧責傳帝言劉昉之徒皆反覆子

明月無瑕豈容易師云

淮南子明子之珠不能無類

紫氣鬱鬱猶衝斗

見三十六卷劉十判官詩張華事壁與劍

皆以此

時危可伏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

趙云珠璧皆有明月

之稱在玉謂之無瑕在珠謂之無類舊注非豈客易言難得之東方朔談何容易紫氣鄴城劍也

太守

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

之外皆培塿

左太冲魏都賦培塿之與方壺培塿小堆阜杜田補遺左氏傳部婁無杜栢杜預注

部婁小阜說文培塿小土山方言曰冢秦晉間謂之培塿俗趙云王生之拜太守顏今齊魯間山之小高者名

培塿趙云王生之拜太守顏色如仰高山餘人真培塿也

用為羲和天為成用為

水土地為厚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曠前後死為

星辰終不滅

見方朔為歲星注

致君堯舜焉肯朽

杜田補遺夏侯注東方朔

畫贊序談者又以先生棄俗登仙神變造化靈為星辰此又是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趙云堯典分命羲叔和叔羲仲和仲以主四時故曰天為成書地平天

成克典又曰伯禹作司空汝平水土故曰地為厚此并
言二公益論道言其可為三公書三公論道經邦考工
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丞疑言其可為宰相傳左輔右
弼前疑後丞阻江湖留滯江湖而阻隔於致身曠前後
天子前後曠闕斯人也死為星辰事杜時可論亦是一
端矣素問黃帝謂岐伯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
滅致君克舜
見首篇注
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收長迴首風后力收

黃帝臣杜田補遺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風后受金
法金法言能決理是非力收受準與天老五星知命窺
紀地典為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見論語摘輔象
又帝王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復夢人執
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嘆曰風大號令垢去土后在
也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驅羊萬羣
牧民為善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乃得風后于海隅力牧
於大澤趙云自謂其不逮二公使飽飯而已風后力

牧黃帝七輔之二人名長回首則有笑吾輩飽飯之意以形容二公可為宰輔當如風后力牧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跖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黎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

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劔器往行者吳人張旭善

草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劔器自此草

書常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趙云即城潁州屬縣時乙卯開元三年公

方四歲呂汲公疑其誤次公有說具紀年編次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劔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

天地為之久低昂

趙云觀者如山倣禮記矍相之射觀者如堵天地為之低昂倣李陵書天

地為陵

嬌如羿射九日落

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墮其羽翼

矯如羣帝驂龍翔

師云夏侯玄賦又如東方羣帝兮騰龍駕而翔翔

來如雷霆

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趙云四句狀舞劍器之妙勢如成都尹鄭公堂狀騎士揚

旗之作迴迴俱飛蓋習習迸流星來經風颭急去摩山岳傾駘龍晉劉琨神龍賦惟天神龍上帝之馬詩如震

如怒選詩秋月懸清光

絳脣珠袖兩寂寞

蕪城賦玉兒經脣趙云序使玉兒詩使絳脣鮑

照蕪城賦有蕙心執質玉貌絳脣珠袖序所謂玉貌錦衣亦是矣兩寂寞言公孫大娘已死

晚有弟

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

李十娘妙舞此曲神揚揚與

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

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傾動昏王室

趙云

指言祿山

梨園弟子散如煙

薛云唐書志元知阮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

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宮女數百亦為
梨園弟子居宜春北苑趙云祿山亂梨園弟子皆流散
晉陸機隴西行我靜如鏡民動如煙或謂錄異記載我
王夫差女曰王私悅韓重許為之妻事不諧而死後冥
與重命王欲致重之罪王見身於王夫人出而抱之正
如煙焉遂公用此事其說迺梨園弟子如李龜年輩豈
止女

人乎女樂餘姿映寒日

趙云指言李十二娘又冬月見之也

金粟堆南木

已拱

江淹恨賦拱木斂魂趙云金粟堆在長安明皇泰陵北唐舊紀玄宗親拜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

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暨升遐羣臣遵先旨焉今云金粟堆南懷想泰陵也

公觀曹將軍畫馬圖詩又曰金粟堆南松柏裏龍媒去盡嗚呼風亦言泰陵木拱左傳晉公謂蹇叔曰爾墓之

木拱

瞿塘石城草蕭瑟

趙云數與李十二娘俱在夔也

玳筵急管曲復

終

薛云按古樂府今日樂相樂行絳殿文雅通玳筵歡趣密又曰歌朱脣變動神舉洛陽少童即耶女古稱

淶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

樂急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

滿荒山轉愁疾

趙云言其去留未定徒足滿荒山耳足眊如滿所謂重趼累墮是已

師云淮

南子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趨十日十夜足重滿而不休息至於郢

虎牙行

虎牙灘名嶮絕蕭銑僭江陵屯兵於此鮑云虎牙山名盛引之荊州記郡西沔

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荊名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楚西塞也

秋風歔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

趙云秋風師民瞻本作北風是蓋下

皆冬意江文通雜擬歔吸鷗鷺悲注猶俄頃也今公用於風則謝朓和蕭子良高松賦卷風颭之歔吸積霰雪

之巖皚慘慘無顏色展用
登樓賦天慘慘而無色

洞庭揚波江漢迴

師云楚詞
洞庭波兮

木葉

虎牙銅柱皆傾側

虎牙銅柱
並灘名

巫峽陰岑朔漢風峰

鬱窮窈溪谷黑

杜田補遺是詩以秋風吹南國而洞庭
揚波以回江漢故銅柱及虎牙山皆傾

側虎牙乃山非灘郭璞江賦虎牙巖壁以屹岸荆門關
竦而盤薄注虎牙荆門二山夾岸相對江流其中後漢

光武紀田戎任滿據荆門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
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二山楚西塞在

峽州夷陵縣東南趙云洞庭江漢虎牙銅柱巫峽雖
相去遠皆南國之地詩潛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今冬矣以

風吹之故其流回轉舊注以為二灘名不知虎牙乃山
又不知銅柱山之所在杜田謂銅柱虎牙山皆山矣按銅

柱灘名虎牙山名鄴道元注水經江水又東逕漢平二
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於橫石東為銅柱

難在今涪陵之下水經正經曰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門虎牙山又在銅柱灘下今以風吹故山與灘勢皆傾倒巫峽雖在南方以風寒故成陰岑而如朔漠之氣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

憂雪霜逼

楚九歌有山鬼詩可以來以風寒故深藏而不來杜鵑猿狖山

趙云冬時近春杜鵑亦

鬼皆南國之物

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

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

趙云南方炎瘴今以風寒故楚之老人翻長嗟而憶炎瘴

與韓退之簞詩皇何何時反炎燠之意同三尺角弓斗力未多以風寒故監勁難開如兩斛之力弓言斛力南史齊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壁立石城言白帝城乃山石自然之城字則史石城湯池金錯旌旗竿猶之類漁陽突騎獵青丘

祿山反皆漁陽突騎漁陽青丘屬洛陽趙云子虛

賦秋田乎青田注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齊地也自亂離至此十年盜賊未息征戍未散誅求未已宜寡妻之哭遠客之悲舊注青丘屬洛陽不知何所據而言犬戎鏖甲聞丹極犬戎吐蕃時陷京師

八荒千里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趙云師民瞻作團丹極是蓋漁陽突騎言安史犬戎鏖甲言吐蕃公作詩在夔乃今歲大厯二年史朝義滅於廣德元年正月吐蕃是年陷京師於八月去今四年而詩及之蓋追言之引下十年防盜賊之句也漁陽突騎公凡三使其三言幽燕之兵曰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酒甜並轡金鞭重今言安史者蓋安史亦用幽燕兵後漢光武克邯鄲置酒高會謂馬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唐六典注引蔡邕冀州強弩幽州突騎天下之精也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

趙云今日昨日何韓詩外傳昨日何

生今日何成或用莊子山木篇為証不知莊子昨日山中

中之木以不材生今主人鴈以不材死無今日字連上

昨日字也歲云暮矣詩歲月云暮霜凋碧樹行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

趙云上句木葉經霜而紅若錦下句逝者如斯夫之意也碧樹列子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杻碧樹而冬

生萬壑頽凱之言會稽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

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

趙云荒城石色謂石城東

郭指夔州之郭前篇云佇立東城隅老人公自言青丘則漢西之居在東郭亦名青丘乎與齊地青丘偶同名

耳 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跂足隨羸牛

莊子作羸牛音離 趙云草枯

則無以充天馬之飼與羸牛無異公嘗曰草枯驥驥病又曰試看明春草長皆此意也漢書禮樂志天馬來來從西極羸牛則蠻中牛 自古聖賢皆薄命

伯夷餓死孔子栖栖顏回之夭孟軻之坎軻皆

薄命聖賢也

姦雄惡少皆封侯

漢祖之起取侯者皆屠狗刀筆之人

故國三年

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

狐白裘

五陵漢帝五陵薛云史記秦囚孟嘗君君求救於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已獻昭王有客能

為狗盜入秦宮藏盜得狐白裘獻之遂得歸齊又禮士不衣狐白又王褒講德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邑 趙

云五陵豪貴漢徒貴人與豪俠之家於陵寢地以壯大之也五陵見上哀王孫注用豪貴之事若帝賢徒平陵

車千秋徙長陵黃霸平當魏相徙平陵張湯徙杜陵杜周徙茂陵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徙杜陵所謂五陵之貴者又若郭解傳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徒諸公送者出千餘萬此謂五陵之豪者反顛倒言其子孫也鄉里小兒四字挨傍陶淵明我不能為五斗粟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家折腰拳拳鄉里小人

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趙云此四句亦閨閣聽小子談

笑覓封侯之意佛書朝生王子一日墮地便勝凡人晉傳玄豫章行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生男有膂力之故可以用武致功取富貴傾動家國與美人容兒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之傾不同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鴈觸赤霄玄圃須往來

翠尾金花不辭辱

杜田補遺稱博物志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有如雲霞無定人採其

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少初春乃生四月後凋與花葉俱衰雌者不冠尾短無金翠人採其

尾以飾翠拂生翠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於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剪之若不急斷回首一

顧無復光彩矣趙云孔雀赤霄玄圃往來之物渴而飲泉不知牛有角而逢鴈觸值非其類也赤霄楚詞載

赤霄而凌太清在孔雀言之張茂先鷦鷯賦序彼鷽鷽鷽鷽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玄圃在

崑崙山上之別名見葛仙公傳鴈觸觸文子兕牛之動以抵觸而鴈字嵇叔夜琴賦觸巖鴈隈翠尾金花孔雀之

羽毛晉左九嬪孤雀賦戴絲碧之秀毛擢翠尾之脩莖鍾會賦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江中淘河嚇

飛燕銜泥却落羞華屋

杜田補遺爾雅釋鳥鵲鵲郭璞注今之鵲鵲也沈水食魚故

名濟澤俗呼為淘河曹風維鵲在梁陸機疏鵲水鳥如鵲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貯水滿其胡而棄之今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本草鵲鵲大如蒼鵲順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一名淘河身是水沫唯胸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今猶有肉固名淘河莊子魚不畏網而畏鵲鵲以其竭澤而取本草引竊肉逃河事名異而義不當以爾雅注釋為正趙云嚇字莊子鵲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也燕從江上來為淘河所疑意謂燕爭其魚而嚇之歸華堂之上負此羞恥銜泥却落馬屋字韻上使銜泥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史記平原君傳軼血於華屋之下孔雀與燕皆自譬牛與淘河譬見辱之子華屋主人之屋豈言夔州所依主人

如柏中皇孫猶曾蓮勺困

孝宣帝紀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聞雞走馬

具諳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侯常困於蓮勺

南中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

里鄉人名為南中

蓮音輦勺音灼

衛莊見貶傷其足

成十七年傳則鮑

人來招牽之弟鮑國而立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

葵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

亂不能危行言孫趙云言衛莊之所以所以見貶於

孔子者以自傷其足也皇孫遭困所以自寬衛莊見貶

又以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

趙云老翁自

辱之子貴和蜀志諸葛亮傳陳壽所上諸葛亮集目錄

凡二十四篇而貴和第十一惜其書不傳以亮貴和自

責蓋惟不能

和必名辱矣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趙云此句

見公胸懷廓落無宿恨矣乃顏淵犯而不校者乎前漢
匈奴傳孝文遺匈奴書朕與單于皆捐細故師古曰細
故小事師云公不以細故芥蒂於
胸次則與必報睚眦之怨者異矣

前苦寒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蜎楚江平峽水入懷

虎豹哀號又堪記

杜田正謬西京雜記漢元封二年大雪深數尺野中鳥獸皆化牛馬蹉跎

如蜎鮑明遠出自薊北行疾風衝塞起秦城老翁荆揚沙樂自飄揚牛馬縮如蜎角弓不可張

客

師云杜陵秦地公自謂也

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

持白羽未敢釋

漢時雪五尺令一文加言之也馬牛寒縮為異況虎豹哀號又堪記矣白羽言扇

右一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
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

三足之鳥足恐斷羲和送將安所歸

趙云雪在山尚少在地則多南浦縮

水涸少也楚地多熱四時麻衣以雪為訝也無晶輝則雪下之天如此也淮南子曰中有駿鳥注駿趾也謂三足鳥羲和日御以雪寒足斷則羲和馭日車失其所歸矣師云樂杜云南浦蟄龍凍

右二

後苦寒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

崑崙天關凍應折

師云古詩崑崙香雲際天關煙氣昏杜田補遺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說者以江漢為南紀非南紀乃分野名廣天文志東循嶺徼達既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趙云自江漢

以南皆謂南紀非特江漢巫廬二山名蓋夔州巫山江州廬山皆在南紀郭景純江賦巫廬鬼窟而比嶠南國

謂炎方故瘴不絕前漢藝文志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神異經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

周圍如削銅柱下有回屋辟方百丈所謂天關豈天柱乎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

也玄猿口禁不能嘯白鵲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

裂

趙云司馬相如上林賦玄猿素雌陸機苦寒行玄猿臨岸嘆張平子西京賦挂白鵲聊飛龍若實有玄猿

白鵝之事鄒道元水經注鄧芝射玄猿玄猿自投矢卷
木葉塞射瘡芝嘆曰傷物之性吾其死矣鄧德明南康
記盧耽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善解飛騰每夕輒凌虛
歸家曉則還州嘗元會至曉不及朝列化為白鵝至闕
前翔翔欲下威儀以帚拂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
外左右莫不駭異史記曰者傳喋口不能言古樂府飛
鳥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後漢馮異傳始
垂翅回谿然奮冀浞池老子地無以寧將恐裂

右一

晚來江門失大木猛風中夜吹白屋天兵斷斬青海戎

殺氣南行動坤軸

師云春秋括地圖地有四柱三千六百軸也

不爾苦寒何

太酷巴東之峽生凌漸彼蒼迴幹人得知

趙云青海戎言吐蕃木

玄虛海賦又似地軸挺援而爭回言告寒之故以天兵
斬盡吐蕃殺氣所致也荊州人歌已東之峽巫山長猿
鳴三聲淚霑裳詩彼蒼者天言
寒氣酷甚天亦為之回轉斡旋

右二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

峽中每歲瘴起如塵埃翳天

崖

沉谷沒白皚皚江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若霧開

舞鶴

賦嚴嚴若霧

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

六龍日御也

照

我哀顏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

眉結義黃金臺

燕昭築黃金臺以禮郭隗鮑照豈伊白璧賜特起黃金臺

泊乎吾生

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支離言不為時所用也莊子支離疏又心固可使如死灰

趙云師民瞻本改舊本高堂作高唐是蓋夔州所作宜使巫山之高唐也日從西來天晚而後見日故也六

龍所以駕日車淮南子謂之六螭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

孤城樹羽楊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

師云鮑照詩蒼兕號空林

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

聲

夔州古夔子國杜陵子美故里趙云合省洞蕭賦

薄索合省注重省也昨日今日韓詩外傳昨日何生

今日何成孤城樹羽則白帝城上
屯戍之旗太公誓師曰蒼兕云云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

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噏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

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趙云此篇雄壯渾成涅槃經行止眠

卧公又使睡眠字亦涅槃經有如人喜眠睡眠滋多也
前漢書王莽時夏侯勝那漢以老病罷韋賢以老病罷
歸豈摘字用乎南使蔡興宗傳太尉沈慶之日加老罷
私門兵刀頓闕方是兩字全出莊子原憲杖藜應門

寄栢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

避亂奔散如波之奔

歎彼幽

栖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

言年所休庇也漢書衣冠暴露

青山萬里

靜散地白羽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余到此古人成敗

子何如荆揚春冬異風土

風土記荆揚間春寒冬暖所以為異

巫峽日夜

多雲雨

神女朝為雲暮為雨

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

一作花

野岸天

雞舞

天雞鳥名謝靈運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

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趙云宋謝靈運

秋胡四言念彼奔波意慮回惑謝靈運南山詩疑此永
幽栖晉嵇康采薇山阿王弼投戈散地既居散地則眼
不見干戈此所以白羽一洗也家語子貢言軍旅赤羽
如日白羽如月空垂蘿則不見白羽但見垂蘿耳此大
歷二年之冬春則去年十二月周智光反據華州正月
同華將吏殺智光傳首闕下九月吐蕃寇靈州又寇邠
州同月桂州山獠反斯為盜賊縱橫或云別有盜賊去
夔為近史所不載有因公詩而見者鷓鴣舞於蘭渚而
公亦六絕句首篇云竹高鳴翡翠沙
僻舞鷓鴣雞今取舞字變云天雞舞

寄從孫崇簡

嗟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記馬

業學尸鄉多養雞

杜田補遺世說王子獻為桓冲騎曹
參軍桓問曰卿何署曰不知何署時

見事馬來似是馬曹又所管有幾馬曰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趙云尸鄉事列仙傳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皆有名字暮栖樹晝放散食欲取呼名即至販雞及子得千萬錢輒置錢去龐公隱時畫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趙云龐公襄陽就候之太息而去後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反武陵在今鼎州即桃源也陶淵明集載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捨船從口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黃髮垂髫並怡然相樂見漁人乃驚問所從來便要還家既出及郡詣太守說即遣人隨往遂迷不復得路畫室俗所謂挈家也左傳畫室以行詩豈無他人蓋言從簡既如龐公携妻子以隱他日人有誤入其境則如武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長携牧叟樵陵之迷也

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文選注仙者以雲而升謂之雲梯趙云謝靈運登

石門最高頂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西閣曝日

凜烈倦玄冬負暄嗜飛閣

趙云梁元帝纂要冬日玄英玄冬負暄見寫懷上篇注

羲和流德澤顙頊愧倚薄

曹子建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歲不

周倚薄見前注

毛髮且自私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裹氣歛

有託歌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

趙云帝曰顙頊見禮記月令謝靈運詩拙疾相

倚薄猶得靜者便倚薄附著之謂舊本具自和師民瞻本作且自私是歌傾煩注眼則光采注眼之煩眩而歌

傾也流離杪木猿翩僊山顛鶴敬祖連翩御飛鶴謝靈運仰看條上猿朋知

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

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趙云鳥獸之寒見日

則喜公曝日西閣非徒取煖快且有所思念焉用是知人之情聚則樂散則哀朋友知舊若聚而復散也惟其既聚復散此哀樂於一日之間已自作也舊本作用知非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東城抱春岑江閣隣石面崔嵬神雲白朝旭射芳甸謝玄

暉有雜英雨檻卧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

流鶯轉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

相見

趙云去秋有贈鄭十八賁云異味煩縣尹鄭十八者雲安知縣也今此詩題云簡嚴雲安又是新知

縣郭公詩兩字每使文選嘗示宗武曰熟精文選理今又曰續兒誦文選則於文選為精矣轉或作轉

晚登襄上堂

故隄襄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趙

選賦向北風而開襟莊子似繫馬而止

雉堞粉似雲薛云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

城堞城牆馬面也

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

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

趙云胡戎盜賊

犯順為逆節天子皇
皇不得垂衣拱手

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聳

趙云東北言長

安由峽中轉視高山而往斯為深峽

裏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望呂

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

老子其人與骨皆朽矣

趙云公為尚書工部負外郎而郎官上應列宿未為冗矣謝靈運發石首城詩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淒其不復

夢周孔以不復得用周孔之道以經濟矣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呂葛太公武侯言前時

濟世非無其人與骨皆朽為枯冢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

翎迫此懼將恐

詩云將恐將懼

敬寄族弟唐十八史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

甫自

撰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銘曰其先係統于伊祁分姓子唐社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茲在乎漢高紀贊曰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注唐杜二國名在

今氣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

速巧偽而

介立者

史君也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汚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

溪濱

漢黃璽暇暇者易為汚曉曉者易為缺四子講德青蛇不能穢垂棘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語殷身

以成仁

馬援傳擊武陵五溪蠻夷注雄楠西瀛辰所謂五溪趙云上兩句明其得罪之由以不受汚玷而致

然也與皓皓者易汚之義不同五鸞鳳有鍛翮先儒曾

溪蠻夷皆盤瓠子孫今在辰州界

抱麟

顏延年詠嵇中散詩鸞翮有時鍛鍛所拜切殘也劉越石詩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

西狩涕孔丘注孔子亦抱麟而泣趙云鍛者殘羽淮南子飛鳥鍛羽先儒孔子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涕泣沾袍今云抱麟羽前書所紀或有載抱麟而

泣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

趙云松骨大而生筋則霹不能盡破喻唐雖得罪未能傷以其熟于自珍也泊舟楚宮岸戀

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清江屬施州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

途筆扎枉所申趙云楚宮指夔州蓋襄王所游宮樂史寰宇記於巫山縣載楚宮之名施州奇

江縣在夔州南九域志此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夔一百二十五里巫山縣則在夔東七十五里故云厥

土巫峽鄰前云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永泰末則歲
在乙巳五溪濱則辰州今公出峽乃戊申大厯三年寄
此詩而云除名配歸朝跼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
清江則再貶責矣

壯顏延年春江壯風濤劉越石棄置勿動陳趙云詩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此跼為不申之義公言其歸朝

不得則思叙舊以往春時得一見也王粲海賦洪濤奮蕩又西京賦起洪濤而揚波谷轉頗彌旬

我能汎中流塘哭罷顰瞋趙云谷轉漢武帝秋風辭橫中流

兮揚素波孔融汝南優劣論頗有蕪菁唐哭人參周伯
仁謂庾元規曰何乃刻畫無監以唐突西施任彥昇謝

記室牋惟此魚長年已省拖年則川人謂操舟者長慰
目唐哭瑤璵

此貞良臣

指言唐
史君也

釋悶

趙云詩六韻謂之古詩而中四韻盡對謂之近體而字眼不順句之平仄不拘蓋所謂

謂吳體者乎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

祿山思明之亂方已而吐蕃復陷京

城

趙云自天寶十四載歲乙未安祿山反至廣德元年歲癸卯吐蕃復陷京師此詩二年歲在甲辰春半已

聞車駕歸京師之作吐蕃之兵未已祿山於天寶十五載嘗陷京師而今吐蕃再陷焉故云

失道非

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

杜補遺莊子黃帝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

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而問焉

晉王敦

作逆明帝騎馬齋七寶鞭至湖陰察軍形軍晝寢夢曰

遠城忽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

追之不及趙云犬戎犯京師代宗車駕幸陝湖城之

句皆以黃帝言之則城則黃帝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
鼎湖所在今幸陝所經過之地

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外平但恐

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身

指程元振時元振用事
媒孽大臣故吐蕃入寇

以至功臣不肯用命趙云豺狼以譬盜賊張孟陽詩
賊盜如豺虎車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遶洛巡海之說故
云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外

平嬖孽指程元振此猶未知其死也江邊老翁錯料事

眼暗不見風塵清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四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

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王仲宣張景陽皆作七哀詩黃鳥哀三良亦其義也

趙云邈有七哀詩名曾子建

王仲宣張景陽皆作焉

止一首而名七哀詩特取其義耳注謂痛而哀義而哀

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子建之詩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仲宣之詩專哀漢

亂景陽之詩雖再賦前則哀人事遽化後則哀帝室漸衰今公八篇以哀八公而名八哀詩按傍選詩題耳目八人皆故矣舊本四篇作故字四篇作贈字誤也蓋傳本或公所謂八公前後存沒之語乎公特言八公存沒之前後耳記曰我欲作九原又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王公思禮李公光弼皆良將公傷盜賊欲作其死以爲用故主二公爲首興起首者作之謂矣至歎舊懷則通言下六公

贈司空王公思禮

思禮加守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諡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

趙云思禮上元元年加司空次年薨贈太尉以薨時官

稱之按史高麗人故云東夷後漢鄭禹傳父老童稚此所先見者元魏成淹曰羔裘玄冠不以事此童稚所知

也隋煬帝言薛道衡我少時與之行役輕我童稚陳孔
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揮勁翮張景陽七命落勁翮刷
字沈休文和謝宣城請將追隨燕蘭兒穎銳一云物不
隨渤海去刷羽泛清源

隔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少習我旅隨節度使王忠
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趙云按史思禮父為

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所謂追隨燕蘭兒追隨字曹植
詩飛蓋相追隨燕蘭兒猶山簡傳所謂坐井兒平原君

傳毛遂曰使遂早得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趙云按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

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秘書翰投右衛將軍
闕西兵馬使從討九曲九曲按西戎地流沙在其外意

無流沙磧言輕視西戎不以為意未甚拔行間犬戎大
無字則左太冲詩志若無東吳

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左傳盜賊充斥杜田補
遺前漢嚴延年為人短

小精悍敏捷于事趙云按史加金城太守安祿山反
翰為元師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
蕃有囊惟倚思禮耳大戎指吐蕃
師云史記郭解傳解為人短小精悍貫穿百萬衆出入

由咫尺馬鞍懸將守甲外控鳴鏑

薛云前漢書頓冒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應

劬曰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

思禮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闕西

兵馬使蔡琰詩馬鞍懸虜頭鳴鏑匈奴以射頭曼者班固為實憲刻燕然銘

九曲非外蕃其

王轉深壁

薛云唐會要景隴四年贊普請昏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為節州都

督吐蕃厚賂之因請河西九曲地為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尤與唐地近自是復叛傳以功授右衛將軍闕西兵馬使從討九曲
趙云舊本出入由字應是猶字方有義洗劍青海刻銘天山皆言戰勝深

入青海天山皆西戎地思禮既從討九曲則飛兎不近

駕

杜田補遺飛兎古之神馬兎善走雖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淮南子夫待駿乘飛兎而駕之則世

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璋答東阿脫飛兎流星越山海龍驤所不敢追驚馬可得齊足哉魏志呂布有

馬名赤兎能馳城飛堊故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驚鳥資遠擊十二歲翰征九曲思禮後

期欲引新之續命使釋之思禮傳言曰曉達兵家流飽新則新却喚作何物諸將皆以是壯之

聞春秋癖曾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趙云驚鳥鷹隼之屬傳驚鳥之擊月

令鷹隼早擊兵家流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百八十二家春秋癖晉杜預雅為將軍有左傳癖裴楷目夏侯玄

云肅肅如入宗朝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中但見禮樂器

施元帥見手格

祿山反思禮從翰守潼關密語翰誅國忠又欲以三千騎刻之翰不從遂敗思

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翰遂被擒元師翰也萬乘天子辟易播遷趙云辟殯從聞易音周易之易項籍傳楊

喜騎追羽羽還吒之害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今言明皇乘輿播遷也蓋至德

十五年六月辛卯吐蕃將大拔歸仁執哥舒翰叛降于賊遂陷潼關京師大駭甲午詔親征遂幸蜀元師指翰

見手格為敵手所格而去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

原氣甚逆

趙云太子肅宗七月丁卯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師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奉皇太子

甲午即皇帝位至尊狩梁益又申言明皇經伊洛言祿山兵在東京中原氣則長安一帶肅宗登寶

位塞望勢數迫

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太子入靈武圖興復而羣臣勸進遂即位以從人

望思禮奔行在趙云易係辭聖人之大寶曰位塞望勢敦迫言塞天下之望其勢出于裴冕等所迫也公

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王

拜跪畢謹議果永釋思禮至行在上責其不堅守坐盡將斬之會房琯之在蜀奉太上皇

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釋之趙云言跪受房公玉冊肅宗初欲誅思禮以房公可收後效謹直之語

故永釋其所欲誅之意莊子渙水將釋左傳序渙然若水釋翠華卷飛雪熊虎巨阡陌

屯兵鳳凰山師云理帳殿涇渭間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師云

言乘輿還南趙云翠華天子之旗上林賦建翠華之萎蕤卷飛雪言其時之在冬一作雪中飛非周禮熊虎

為旗巨阡陌言兵旗之多舊注却是摘字言兵旗非矣屯兵鳳凰山方是言兵旗也帳殿曲水聯句庾肩吾迴

川入帳殿列祖間芳洲劉孝緯曲水宴詩皇心瞻樂
飲帳殿臨春渠帳殿闕于涇渭則在平涼乃渭州金

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

思禮既釋尋副房琯戰便橋不
利更為闕內行營節度河西隴

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以控賊及廣平王牧復思
禮入清宮即云史馬援擊五溪蠻夷進壺頭搃其咽

喉趙云金城唐蘭州郡名今武功也前漢昭帝始元
六年置金城郡臣瓚曰稱取其堅固也乃墨子金城湯

池之義即古曰一云以即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金西

方之行也咽喉字史中夏為咽喉搃字音乙華切婁敬

夫與入關不搃其亢抗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
都按秦之故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折其背也杜田補遺

楊子雲解嘲蔡澤山東之匹夫也西揖強秦之相搃
其咽亢其氣新史思禮守武功此搃金城之咽喉禁

暴晴無雙爽氣春浙漚巷有從公歌

詩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野多

青青麥

趙云左傳武有七德而禁暴居其首事則本傳言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也爽氣借用晉王

徽之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今言山川之氣清爽如雪霰之浙瀝字出雪賦巷字詩巷無居人歌則歌此也莊子

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

郭子儀收復兩京時太廟為賊所焚

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趙云

於思禮詩用哭廟字由思禮先入清宮故也新史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乾元二年代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

大使然謂之復領太原役則已前亦曾在太原矣而史不載無可考恐懼祿位高悵望王

土窄不得見清時

上元二年思禮薨廣德元年史朔義滅痛其不見時清也

嗚呼就

窀穸

左傳唯是窀穸之事

永擊五湖舟

傷其不得功成身退

悲甚田橫客

田橫

死賓客聞之從死者五百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趙

汾晉言河東前句復領太原役必兩次昔觀文苑傳豈云

述庶蘭績庶頗蘭相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趙云形

文不足而武有餘庶蘭名將豈必書其文采于文苑傳乎漢史有文苑傳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為太原尹北

京留守太原一偏將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

景山許其死眾怒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遂殺景山左傳晉靈輒報趙宣子一飯之恩倒戟于公徒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唐李光弼傳光弼營州人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

嚴毅有大畧天寶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閫寄祿山
亂玄宗幸蜀肅宗聖兵靈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
尹晉陽太原趙云光弼加檢校司徒至德二載尋遷
司空今據為司徒以前事稱其官耳按史祿山反郭子
儀薦其能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晉陽河東
太原比收晉陽甲言用河東太原兵矣傳雖不著可以
意逆之晉陽甲字公羊定十三年胡騎攻吾城愁寂意
晉趙歎取晉陽之甲討君側之惡

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脇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

紫賊將史思明等四偽帥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皆烏合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

破之斬首十餘萬級又破思明于嘉山河北歸順者十
餘郡朔方河北趙云胡騎攻吾城傳言史思明李立
節蔡希德攻饒陽者矣晉劉琨長嘯而胡騎退却世說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意思甚不愜傳其安若泰山危如

累卵右脅佛書有左脅卧右脅卧之語而斷右脅接傍斷自奴右臂言也觀公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

國狀云平盧兵馬在賊左脅今所謂右脅正此義也前漢高祖五載而成帝業光弼屢戰勝所以斷薊北之脅

蘇朔方之氣使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顏壓至德二載郭萬民得見帝業子儀收復兩

京權移神主于大內長安殿上皇謁請罪令云云二宮蓋并肅宗言之西郊則上皇自蜀歸京師之郊九廟往

在詩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

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乾元二年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

于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

賊勢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檄官吏全避寇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于

中澤西大破逆黨賊走保懷州 趙云唐史史思明乘
勝西嚮光弼數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賦新勝
難與爭鋒欲屈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
出屈曰益屈陟兵公保關闕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
敵一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闕賊得地勢益張不
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
得而此後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賊即周摯與安太清
攻北城光弼禽周摯及徐瑒王李秦授矣惟大滑挺身
走思明未知鵠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
壘以拒官軍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又降賊二將高暉
李日趨汝丹水灌懷州王師乘城擒太清楊希仲送之
京師獻俘太廟今云未散河陽卒則方悉軍河陽時也
偽臣委則思明必嘗僞降自碭石來與火獵皆不載于
傳而固有此事也碭石海畔山在冀州之域則兵仍自
北來也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 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
而自矜也獻大捷傳所未獻俘

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

異王以非劉氏而王者杜田正謬光弼以功封臨淮

王非謂非劉氏而王小敵信所怯謂北邨之敗也光武與王鳳等戰自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

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趙云異王異姓之王光弼封臨淮邨王按新史在竇應元年封王後書

改許州破走史朝義不見怯小敵鎮河汴事若相州北邨之敗則魚朝恩為之又非可言小敵也又乃在封王

之前當俟博聞妥帖字文賦或妥帖而易施

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

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趙云唐史相州北邨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源忌光弼切骨程元振

尤嫉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遽延

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

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犇其母
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寶封詔不許薨
年五十七詔百官送其延平門外青蠅紛營營指魚程
也風雨秋一葉言其危也內省未入朝則光弼既當入
搜京師而不行又拜東都留守若遂就之當由長安朝
而後往正復以內自省過未敢就也青蠅詩篇名以刺
諷也言諷如青蠅之汙物論語內
省不疚腹字韻孟嘗君涕淚承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

遺環平生白羽扇

裴啟語林曰諸葛武侯自羽扇指麾三軍也

零落蛟龍匣

趙云高棟言為國之棟幹長安如李勣之賢長城平生白羽扇以諸葛亮比之零落蛟龍匣言扇羽零落也蛟龍匣應是劍匣言劍之蛟龍在匣而扇羽零落于其間
雅望與英婆二十八將論至使英婆茂
績委而側恰槐里接命京兆尹弟五琦監護喪事葬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延平門外前

漢槐里屬右扶風趙云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
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己自捉刀立牀頭既
畢令問謀問曰魏王如何匈奴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
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槐里蓋地屬右扶風今之鳳翔
府正在長安之西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

洗箱篋

趙云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
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明其死三軍光

彩為晦暗矣又云光弼用兵謀定後戰能以少覆衆治
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則其
死英烈之士思其威重痛感不一而止矣選時巖峭嶺
稠疊下言史以直筆書光弼功業不幸遭讒致公恐懼
之事將來洗淨箱篋汙辱此必當時猶有以相州北印
之敗歸罪光弼者矣載記慕容盛時無直筆之史漢書
箱篋刀
筆之任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南避亂荆衛故云南
紀趙云南紀楚分

若南下則歷南紀往歸長安可以
哭北湖之冢今冢而不能故云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

秋涉疲蕭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巴東峽在荊州趙云語顛而不扶西都賦原

野蕭條未濟易之卦名利涉大川或曰扶顛言大厦之
顛意若用棟梁凡之害若涉大川用汝作舟楫利涉以
舟楫凡之然前句已有大厦去高棟指為公句意重疊
不知公正用論語扶顛字豈止指為扶大厦之顛乎左
傳本必先顛則木之顛也又曰自下射之顛杜曰墮而
顛則人之顛也漢史與國救顛運暴興疾顛則顛亦不
在屋言矣疲蕭莊子蕭然疲役巴東峽指夔州古詩巴
東之峽巫山長雲安夔州屬縣去州不百五十里可以
言巴東峽舊注
為在荊川非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趙云舊本作贈字非
新舊史載武歷職互

有同興武初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生琯事貶巴州刺史舊史卻云綿州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舊史卻又云遷御史大夫入為太子賓客遷京兆尹為為一道擢道使新史于此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舊史未言其封國卻云罷燕御史大夫改燕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耳復出尹成都節度劍南既破吐蕃兵加檢校吏部尚書舊史于此方云封鄭國公永泰初卒贈尚書左僕射新舊史所載互有異同知此竊觀巴州嚴武賦光福寺楠木歌碑題下云衛尉少卿燕御史嚴武夫武在巴州既有碑證則新史為是舊

史言綿州者非官銜謂之衛尉少卿兼御史而已舊史御史中丞降御史也又通鑑上元二年五月載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斬段子璋而杜公有嚴中丞枉駕見過詩題下注云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西川都節制乃是竇應元年二月間詩則五月之後李奐去東川而後嚴公為東川節度使崔光遠去西川嚴公卻自東川除西川勅命一時令兩川都節制耳未是專以兩川合為一道也竇應代宗年號如此則史云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非也武竇應元年初來成都既而四月即朝則在成都才四月而已又按通鑑當年六月壬戌載以兵部侍郎為西川節度使七月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推武不得進此武第二次來成都雖不得進其官是兵部

侍郎其任只是西川節度使尤可推見前日
止時勅命一時指揮合兩川都節度也中間
公有寄嚴大夫詩題是九日所寄則在六月
以兵部侍郎為西川節度使不得不進之後
為御史大夫矣又按通鑑廣德二年春癸卯
載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
節度使舊史于此稱武破吐蕃加檢校吏部
尚書封鄭國公此第三次來成都方專是合
兩川為一道也次年永泰元年四月薨公詩
有主恩前後三持節今哀之詩云三掌華陽
兵豈不是寶應元年春初為兩川都節制次
以兵部侍郎來雖不得進而再節度西川廣
德二年代宗方以東西川為一道而武以黃
門侍郎來斯為三持節與三掌華陽兵乎嚴
之謫巴州非綿州以碑刻証之嚴公之節度
東西川或兼或專以通鑑及公詩證之見新

舊史不足
憑如此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

趙云子謂子貢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禮記有虞

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蓋宗廟之器也武封鄭國公故以鄭公稱之瑚言器言為宗廟之器武挺之子華州華陰人爾雅曰華山為西岳言其降為武故云金天而武乃其晶也古帝王之號曰金天氏晶音精字書精光也漢史天陽之晶選晶茹金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趙云

本傳武字季鷹母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武以鐵鉞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君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此在童子曰已聞老成名矣雖無

巖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

大賢謂嚴子陵

老成人尚有典刑

趙云大賈指嚴挺之舊注非是按新史嚴挺之傳賈質斬秀舊史武傳神氣傷爽則見其父又見其子也如是大賈挺之明矣

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甫與武世英嘗醉登武床呼斥其父

名而武不忤趙云莊子開口而笑詩小心翼翼詩不如友生開口取將相傳速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小心事友生蓋普言其實舊注拘矣況史云最厚杜甫然欲殺甫者數矣乎

閱書

百紙

氏一云

盡落筆四座驚

趙云後漢王充家貧無書嘗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

輒能誦憶百紙盡猶五行俱下之義一作百氏盡非六經諸史何獨百氏乎王子敬傳桓溫嘗使書扇筆誤因畫作鳥獸犝牛甚妙雖畫事而借字用耳公寄李白筆落驚風雨又古詩自言云觀我落筆中書堂

思職

匪父任嫉雅常力爭

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初靖難大收才

傑武伏節赴行在宰相房琯首薦才畧累遷給事中
趙云史武初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言其

初雖補蔭而其後致身自得為侍御史也按殿中侍御
史魏置也二人居殿中伺察非法所謂嬖邪者御史之

職舊注引武為給事中乃在肅宗時與力
爭嬖邪有何相干父在漢書父任為郎 漢儀尚整肅

武為侍御史 胡騎忽縱橫 趙云以武為御史所以肅清官儀
下句武方為侍御史直祿山亂從玄

宗入蜀也光武為司隸校尉時三輔東迎更始見諸將
過皆鬼憤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

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
今日見復漢官威儀劉琨傳清嘯而胡騎退卻 飛傳自

河隴 傳張 逢人問公卿 趙云史玄宗入蜀據諫議大夫
則天寶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即

傳遞之報也河隴則會蘭州河洮岷入階文州西來蜀
中之道蓋肅宗即位靈武前路梗澁多由此路來蜀中

有飛傳自河隴來武必問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
公卿為誰或問某人在亡

詞劍閣道謁帝蕭闕城

河隴劍閣蕭闕城事新舊史皆不載趙云上兩句言肅宗七

月丁卯即位靈武又十月癸未次彭原郡在蜀之遠亦
不知萬乘所出之的所以雪涕悲鳴于是請于玄宗乞

往行在蕭闕在原州謂平
涼郡即今原州舊注非

寂寞雲臺伏

庾信哀江南非無北闕之兵猶

有雲臺
之仗

飄飄沙塞旌

趙云言行宮儀衛草創也沙塞指河隴行在之地

江山少

使者笳鼓凝皇情

顏延年窮遠凝聖情又笳鼓震溟洲

壯士血相視忠臣

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

肅宗理兵鳳翔

感激動四極

聯翩收二宗

二宗長安東都二史皆不載武收復功趙云正觀體言太宗朝事岐陽征回指鳳

朔而道實事然亦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也史至德初赴
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則
中間建議收復密西郊牛酒再

沈休文碑牛酒日至壺
焚塞陌西郊謂文王牛

酒謂擊牛
醜酒饗士

原廟丹青明

叔孫通為原廟注原重日至以
有廟今更立之修張良廟教云

可改構棟宇而修丹青也趙云西郊長安西郊二駕
還復之所經至德二年九月癸卯復京師十月丁卯車
駕入長安則已具牛酒矣十二月丙午上皇至白蜀郡
則又具牛酒謂之再黜舊注謂文王大非原廟丹青明
則賊臨京師焚毀九廟車駕既
入首營建之丹青宮室之飾匡汲俄寵辱

匡衡
汲黯衡霍

竟哀榮

衡青霍去病趙云匡衡汲黯言鄭公諫諍如
之既拜京兆少尹坐房琯事貶巴州刺史此寵

之所辱也衡青霍去病言鄭公能用兵如之為東川節
度使還謫中可哀而復榮也哀榮則自其生也榮其死

也哀而摘用之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時年三十二後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華陽成都武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為綿州

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登銓上皇詔以劍南兩川合為一道拜武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入復求為方面拜

成都尹在蜀累年恣行猛震威震一方趙云會府指京兆府成都府鄭公京兆北尹又為京兆尹為成都尹劍

南節度又復節度劍南此為四登會府也三掌華陽兵其事實具于題下注中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西

川皆京兆空柳色色一云市張敞為京兆尹走尚書無馬章壹街唐詩有章壹柳

履聲漢哀帝擢鄭公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靜上初納用每見曳草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注生曰

華越云上句又申言兩為京兆之舊迹柳色章臺柳是已若作柳市非下句言其在外加檢校吏部尚書而

未嘗以高書之識見上

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行

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株常有

野鳥趙云上句言為殿中侍御史而遷為別官故鳥

但自朝夕也下句言為諫議大夫漢制諫議大夫無常

員皆名儒宿德為之諫光祿張湛為光祿大夫數陳正

議常乘白馬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生且復諫矣休

橫行言其常乘白馬矣今為別官則休止馬之橫行也

或曰侯景為亂乘白馬以青絲為鞵而應識公詩屢使

白馬以言賊則此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陳壽言蜀人愛亮雖

方只說嚴公耳甘棠之詠名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西漢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吏以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之學于京師尤齊魯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雪山在松維州外今或茂州也積雪雖夏不消故號雪

山及繁與吐蕃為界公來雪山重言安而不搖故吐蕃
畏公不敢動搖而輒犯順所以為重也輕重亦如鹽鐵
論言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

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

王陵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又為廬陵王記室復
隨府于江州晉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

四郊失

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

趙云上兩句言鄭公

所辟幕客皆美材也禮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虛
館開逢迎言開閣以禮士公孫洪至宰相封侯起客館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宣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

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得犬戎滅人藏紅粟盈

前兩

句言其車騎之出非專為問旌終以問俗為事

以茲報主願庶或

一作獲

裨世程

趙云犬戎吐蕃鄭公再節度劍南日破吐蕃七萬衆于
當狗城遂克鹽川城西然其意終待盡滅而人免誅求

家給人足也庶
獲一作庶或非
炯炯一心在
見此心炯炯
沉沉二豎嬰

晉侯求醫于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居膏之

下若我何醫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顏

回竟短折
顏回二十九蚤死武終時年四
十洪範注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賈誼徒忠貞

褚淵碑忠
飛旄出江漢
潘安賦飛旄
翻以啟路孤舟轉荆衡
楚地

趙云鄭公死于蜀靈輿
舟行而歸陶淵明或棹孤舟
虛無馬融笛悵望龍驂瑩空

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杜田補遺晉征吳童臨曰阿童
復阿童衡刀飛渡江不畏岸上

獸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濟小字武帝因以謠言拜濟為
龍驤將軍太康六年卒塋柏谷山大營塋域塋垣周四
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栢茂盛本傳所載止此非以龍
驤名墓也趙云後漢馬融性好音樂作長笛賦今云
虛無馬融笛則鄭公好笛可知矣老賓客公自言也魏
簪纓公蓋感歎其因武之辟為參謀而官為工部員外
郎賜緋者也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璿

舊本作
贈字非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讓

帝憲本名成器肅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
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寧王薨諡讓皇帝長子汝陽郡
王璿也書生相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又有虬鬚
趙云舊史無所考證若新史璿眉宇秀整性謹深善射

帝愛之則出于公詩讓皇帝唐宗子玄宗以其有高世
行故追謚讓皇帝有子十九人其聞者趙莊琳瑯枚乘

七發陽氣見于眉宇之間天人以曹植比之邯鄲澤見
曹植曰天人也植于魏為陳留王以比汝陽王公嘗贈

二十韻詩特進羣公表天人風德升亦此之謂真天人
字鄧禹傳注衆皆竊言劉公真天人此類似太宗蓋實

道其事塞外未知指何地或曰其就封汝陽為塞外按
後漢郡國志汝南郡高帝置雒陽東南六百五十里有

上蔡則蔡州也唐地理志蔡州汝南郡管縣十其一曰
汝陽然以汝陽為塞外所未安或別有所主未見以俟

博聞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

愛其謹潔極新史採此語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

雪晨忽思格猛獸江都王力苑囿騰清塵司馬相如諫

好陵阻險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豈不殆哉羽旗動若一萬馬肅

駢駢

三禮圖全羽為旄析羽為旗皆五采繫之于旄旗之上謂注旄于竿首也詩駢駢征夫注象多貌

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一

作入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

趙云上言箭直上翠麟所騎馬箭出馬勒外且既上

矣方未射落鴈下之間又急回轉馬言其能之捷也一作上入無義紫塞翻言鴈紫塞北塞崔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皆紫色漢亦言塞者所以擁夷狄也鴈從北方來謂之紫塞翻或引鴈塞事非蓋鴈塞乃荊州事盛弘之荊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蕭望崖迴翼唯一處為下翔雁達塞矯翻裁度故名鴈塞同于鴈門也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下拂明月輪言鴈下而拂弓

長楊賦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全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笑天子之笑薛云仙傳拾遺木公

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囁噤注囁噤開口而笑也囁呼監切王每中一物手自

與金銀

趙云京師常有胡人在馬天子射獵必命之獵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

陳

漢武帝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書諫之伯夷叔齊叩武王馬而諫

竟無銜檠虞

相如書且

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

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

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

趙云言王雖隨射獵而有書諫獵在藻字

詩魚在在藻水有在藻鱗非特止獵且不魚也子虛上林賦前既叙獵其後又言魚矣

晚年務置

醴門引申白賓

趙歷大僕卿與賀知章褚廷諤為詩酒交天寶又加特進漢楚元王交好書多

材藝少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淳邱伯元王既
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初元王設禮申公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師古
曰醴甘酒也少麵多米不宿而熟不齊之也道大容無

能永懷侍芳茵

越云言王好賓客家語道大無不容莊子
無能者無所求公言王以道大而容其

無能每禮待之所以永懷侍王之芳茵也
好學尚貞烈義行必露巾揮翰綺

繡揚篇什若有神

趙云論語有顏回者好學傳義形
于色孔融薦禰衡表思若有神川

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隣

張孟陽七哀詩借問誰家墳皆
云漢世主狐兔窟其中燕穢不

復掃王則川趙云言別後流落于蜀欲泝而上見宛彼漢中

郡

王弟瑀早有才望俾儀表天寶文雅見天倫見天倫
恨莫俱

十五載從玄宗幸蜀封漢中王

注

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

舊遊易磨滅哀謝多酸辛

趙云言王弟之美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君侯多壯思

大雅縱橫飛穀梁甲乙天倫以言兄弟泛舟俱遠津公泛舟往漢中王瑤泛舟來夔皆阻于遠津不能開此悲懷也詩溫溫恭人世說載支道林喪其同學法度之後神氣實喪風味轉墜古詩少壯不努力周王褒與周弘讓書年事道盡容髮衰謝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趙云舊本作贈字非李自北海守罪死在天寶

中至代宗時贈祕書監今以所贈官為題又曰江夏李公所未論也後漢郡國志江夏郡高帝置唐地理志鄂州曰江夏郡有江夏縣馬李揚州江都人而去江夏以俟博聞史云

杜甫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傷之此詩六段
自長嘯宇宙間至竟掩宣尼袂先論人才彫
喪有李公文章人求其文奉以金帛李復以
振施而終嘆其窮也自往者武后朝至魂斷
蒼梧帝言邕散言而以枉賊遵化尉事也自
榮枯走不暇至易力何深噤言邕再起再徙
至于罪死也自伊昔臨淄亭至鯢鯨噴逆
公叙與邕論文而傷邕以文見嫉且稱美其
詩曰自坡陀青州血至舊客每凝滯則申言
邕死而不得往弔也未句重懷邕詩可以解憂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

趙云長嘯嘆嘯之長不必其若孫登阮籍之聲左傳上陵

下皆

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

唐文苑傳邕廣陵江都人父善注文選邕少知名在長安李嶠張廷珪並薦詞高行直堪為諫官

聲華

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趙云庾信作字文順文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

風流散

金石追琢山岳銳

邑甲禮才名尤長碑頌中朝衣觀天下寺觀多出其手

情窮造

化學貫天人際

董仲舒言天人相與之際趙云文選見天人際

干謁走其門

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杜云左氏傳序發凡以言例邑

雖貶黜在外人多齋金帛往求其文
運詩圖牒復磨滅碑版誰傳人杜預於春秋分凡例若
凡例凡土功之屬森然起凡例
以邑文有春秋體輕重適當

蕭蕭白楊路徹寶寶珠

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

杜田補遺釋氏要覽梵言塔婆唐言高顯今俗稱為

塔梵言蘇偷婆唐言寶塔梵言萃堵波唐言墳梵言浮
圖唐言聚相西域記建塔者謂立表且見塔有三義一

表人勝二令他生住三為報恩皆有等級若初果一級
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表起三界也辟支佛十
一級表未起無明一支故佛塔十三級表起十二因緣
也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親乘主都法
華經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國土復盡抹為塵一塵為
一劫廣異記丁約謂韋子威曰郎君終當弃俗尚隔兩
塵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竊詳浩劫雖出道經
子美所稱恐非也蓋俗謂塔之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
故子美岳麓道林二寺行亦曰塔刻宮牆壯麗敵也若
以為世刻之刻則玉臺觀詩亦使浩刻字乃滕王於調
露中任閬州刺史日所造去子美未百年豈可言浩刻
因王造乎薛云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造八
萬四千塔梵言塔華言廟也王簡棲頭陀寺碑功濟塵
刻唐書辛替否曰窮金三修塔廟仙傳拾遺昆明池龍
宮有仙方三十六首趙云墓間多種白楊得甕之大
如寶珠洞徹所以為惠龍宮塔廟言道觀佛宇乃神龍

宮中所湧之字或塔或廟也浩劫無窮之刻龍宮
之塔廟得色之文亘厯浩劫而浮雲衛護之也 宗儒

祖豆事故吏去思計

李玄盛為酒泉太守百姓思之請
勒銘許之羊祐為荊州刺史立碑

峴山百姓見而悲感號隨淚碑 趙云上句言作修學
校記文宣王廟記之屬語祖豆之事下句言使者太守

縣全替罷而作頌政碑頌功德碑之屬前漢何武其所
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謝安為吳興守在官無當
時與去後 眇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 趙云眇眇皆虛則
為人所思

於一經目間來人已去而虛於前 向來映當時豈猶勸
矣跋涉不泥又言來人無滯留也

後世

沈休文論辭人才子並標能擅美獨
映當世是以一時之士各相慕習也 豐屋珊瑚鉤

騏驎織成蜀紫駟隨劍几

漢高帝紀賈人毋得衣蜀師
古曰蜀織毛若令毳及氍毹

之類 趙云豐屋大屋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珊瑚鉤屋中之簾鉤或惟帳之鉤以為鬯之饋餉三字神仙傳王

母以珊瑚鉤擊玉壺而歌則音居例義取無虛歲傳言切西胡毳衣也則上所織者麒麟也義取無虛歲自古

幣文獲財者未如鬯之盛 趙云既有馬又隨之以寶劍與憑凡也分宅脫驂間感激懷

未濟 吳志周榆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

左參贖之延為上客趙云鬯雖以文受財而氣義好與思古人分宅脫驂之事其所感激常以未有所濟為懷

趙岐孟子章指雖千載之間猶為感激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 鬯素負

被賁斥皆以能文養士而貢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刺落在外 趙云衆人歸其能賙給在鬯身則雖多藏而

能擺落其穢也陶淵明飲酒詩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

邕知名長安中死天寶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累獻詞賦甚稱玄宗旨後因上計中使臨索其新文以文章徵天聽故有九皋吟云趙云九皋吟比之以鶴詩鶴鳴于九皋傳言帝封太山還汴州詔獻詞賦帝悅

呼江夏姿

江夏黃香

竟掩宣尼袂

孔子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或云江夏姿比以黃

香之無雙漢人語天下無雙江夏黃香然出處無姿以俟博聞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

嬖否臧太常議

邕有批韋巨源謚議

面折二張勢

初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

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邕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可其奏則天始允璟出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言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真不狂其名不彰衰俗凜生風排蕩秋

旻霽忠貞負怨恨官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厲

邕始與張柬之善貶富州司戶又貶舍城丞召還為姚崇所嫉貶括州司馬徵為陳州玄宗東封回邕於

汴獻詞賦頗自矜街為張說所惡發陳州職事抵死許人孔璋疏救之會赦免貶遵化尉後於嶺南從中官楊

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滑淄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少有名累被貶逐後進不識京洛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

異未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日斜鵬鳥日魂斷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進用

蒼梧帝

趙云邕以忠貞負冤而貶天子深居九重不加省察所謂宮闕深疏綴也旒冕之垂旒唐地理

志嶺南道欽州管縣五遵化其一北故遂在早年已聯翩矣炎厲言遵化日斜鵬言其悲哀如賈誼蒼梧今梧

州帝舜之狩至蒼梧而死竟斷蒼梧帝則邕魂斷於思帝舜之君梁吳筠酬鮑參詩依依望九歲欲竭蒼梧帝

公詩又云縹緲蒼梧帝

策一作

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

李斯未知稅駕趙云

言一榮一枯不常故走不暇所以無安穩稅駕之地榮枯一作策枯意謂扶策枯杖非是既言策杖豈更言星

駕邪稅駕者止息其駕詩星言夙駕也

幾分漢庭竹

杜田補遺漢文帝三年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為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更切趙云邕從楊思勗討嶺南有功徙澧州司馬起為括州刺史上許京師以讒出為太守是也

夙擁文侯琴

魏文侯擁琴以迎朋友

終悲洛陽獄事近

小臣敝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瘠

邕與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

邕議及休咎事遂誅趙云洛陽獄息夫躬傳躬用賈惠之流祝盜有人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用侯

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誼上遣侍御廷尉逮躬繫洛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呼因僵仆死又蔡邕與其叔父質以中常侍程璜飛章言邕質以私事請託於劉郃邕上書不省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大不敬以呂強仲請減死一等髡鉗然公於李公邕詩用洛陽獄字應以蔡邕比之耳小臣敝事晉獻公寵姬曰驪姬置毒於胙肉中以誣太子申生以其胙於大夫斃與小臣亦斃邕之竟坐柳勣之累杖死北海郡新史云邕以讒媚不得留出為汲郡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遺嘗以休咎相語陰遺賂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遣祁順之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故如蔡邕以飛章而下洛陽獄如申生胙肉之事為可悲也禍階字易言語以為階詩惟厲之階其禍之階端起於負謗而在孤危之中易為力以排之夫以易為力可排之身而排之者何至於深瘠之乎此公之所為傷也瘠音才詣切注嘗至蓋也書所

謂太保受祭齋禮所謂君執鸞
刀羞齋令云深齋則直盡之矣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未

契

甫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是
趙云臨淄亭在齊州
末契陸機數逝賦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再砌論文到崔蘇

崔信明蘇源明
皆以文章擅世

趙云潘安仁楊仲武諫日景西望子朝陰
論文到崔蘇公雖無顯注崔豈崔尚者乎

指盡流水

逝近伏盈川雄

唐文苑傳楊炯為盈川令卒張子曰楊
盈川文思如縣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

於盧昭隣亦
不減王勃

未甘特進麗

特進李嶠
嶠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

趙云張說曰李

可公壯遊詩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
我似班揚自注云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蘇宜蘇頌乎
頌與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
號蘇李今朕得頌又何愧前人哉又景龍後與張說以

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按頤從封泰山還卒年五十八考玄宗封泰山之年在開元十三年時杜公亦近二十歲則亦前此得遊於蘇頌矣與於十四五而見崔尚為不相及是非張相國相

扼一危脆

玄宗東封回邕於汴累獻詞賦稱旨頗自矜自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時說為中書令

甚惡之趙云相國張說新史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稽人告邕賊資枉法下獄當死竟減死貶遵化尉公詩蓋言是亦非張說以相國勢力所爭名古豈然魏文帝典能勝特邕身危脆易於一扼耳

輕自古

鍵捷效不閉

老子善閉者不用闕鍵趙云鍵巨健切壯鑰也效許勿切有所吹起

貌古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公今云爭名古豈無鍵捷效不閉言爭名之說自古如此亦當牢閉闕鍵勿誇捷急勿令開露方是全身之道而邕於闕鍵則捷急而效然不閉所以召禍深悲之也例及吾家詩

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

和李大夫

咨嗟玉山桂

却詵崑山片玉桂林

一枝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

趙云公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及則邕與公比肩以詩

為常例也氛翳言讒謗之人玉山桂鍾律鯤鯨皆比其詩玉山之桂取其秀拔鍾律取其聲之和雅鯤鯨取其

勢之強壯坡陀青州血燕沒汶陽瘞

邕墓所趙云青州總言山東書禹貢海岱惟

青州周禮正東曰青州坡陀青州血傷言杖死也汶水之陽在魯今之鄆州閔子騫吾在汶上矣下句言邕權

處之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

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祕書監趙云邕以讒死

至代宗時例得贈祕監此為恩波延揭厲也邱遲侍宴詩肅穆恩波被詩深則厲淺則揭延揭厲所延及淺及

深普及子孫在如綫舊客舟凝滯

史不絕如綫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趙

云上句傷其無後下句公自傷其流落在雲安未能扁舟以走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

薊朗詠六公篇

邕有張桓等五王洎狄相公六公詩

憂來豁蒙蔽

盧藏用嘗謂邕

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其言趙

云上兩句時多艱當復如邕者慷慨陳說故詠其六公

篇可以解憂也公自注張桓等五王則桓彥範敬暉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與狄仁傑為六也豁字殷浩謂諸子勿謂吾任方州豁平昔意又王獻之使人惋悲政常隨事豁之耳見本朝淳化法帖公於過郭代公故宅斷

章云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漢句法同此後漢張衡七辯予雖蒙蔽不敏旨趣敬授教命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充

趙云源明京兆武功人擅名鄉邑故得直以武功功名之如

榮陽言斯度也新書少孤寓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

居徐克益出杜詩言之耳
新史源明初名預字弱夫
少孤寓居徐克工文辭
時下萊蕪郭忍饑浮雲賦負

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
子路為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
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

泣
趙云東岳泰山也萊蕪兗州縣名下萊蕪
郭正言其自東岳而下也泣則泣然流涕之謂
夜字照

熱薪
薛公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傭賃暮燒柴薪讀
書
趙云照熱薪暗用晉中興書范旺家貧好學

炊薪寫書既
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
趙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源明既喪
父母則勤苦為學所以圖報劬勞也
學蔚醇儒姿
賈山涉獵

書記不能
文包舊史善
左傳序仲尼因魯史策書
為醇儒
成文其餘皆即用舊史
灑落

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

未乾乙科已大闢文章日自負吏祿亦累踐晨趨閭闔

內足踏宿昔跡

杜田補遺蔡邕獨斷稱漢制天子之書四一策書二制書三詔書有三品其文

告某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答曰可以為詔書羣臣有所表必請無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亦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魏晉已後皆因循以冊書詔敕總名曰詔唐因隋不改趙云解友人離去東岳也本傳源明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故云射策謂量具小大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吏祿亦累踐晨趨閭闔內則史之所謂累遷太子諭德累遷則累職之義太子宮在禁內則趨閭闔內之義宿昔所言由貧賤中來也足朕曰跡莊子曰

舍重

一麾出守還

源明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故名為國子司業薛云文選屢薦不

乃出守

入官一麾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

滿樽酒斲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

安祿山陷京師

源明以病不受偽官

趙云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

麾去之遂出為守出守還史謂出為東平守名為司業

也天子之車其蓋之裏飭之以黃是為黃屋選詩黃屋

非堯心黃屋朔風卷明皇乘輿以祿山反而出狩祿山

自幽燕反是為朔風卷源明既由東平還京適值天子

出狩不得扈從而留虜庭每悲恨以遣懷耳八駿周穆

王乘八駿以出遊祿山陷京師故為虜庭又云源明雅

善杜甫鄭廣方源明在賊則平生滿樽酒斲此朋知展

可知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肅宗復兩京權考功郎

矣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肅宗復兩京權考功郎

為逆不污
賊為順

范煜顧其兒

沈休文宋書范煜為高祖相國
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范

泰之子

趙云若范煜李斯徒有顧憶耳范煜坐謀反

誅臨刑醉其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煜呼謂別

駕數十聲曰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此謂顧其兒也

李斯憶黃犬

李斯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

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言汙賊受誅者惟秘書

異乎

秘書茂松意

源明後以秘書少監卒茂松意以不變節於艱危如松柏不為風霜所奪

再扈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書篆刻揚雄流渙

漲本末淺

言其文美也禁書事晉元帝始鎮建業公私
害罄每得一脉以為珍膳項上一書尤美歎

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呼為禁書揚雄謂賦為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然雄竟為河東長楊羽獵賦傳於後

故曰揚雄流溟漲本末淺則謂其丈之波濶浩汗雖溟
海之漲比之猶為淺師云書曰為三壇同墀謝靈運

海賦溟漲

青瑩芙蓉劍犀兕宣獨剽

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劍示薛燭曰光

無端倪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褒

反為後輩

項巧冶鑄干將之橫水斷蛟龍陸剽犀兕

源明諫諍能斷割於事緬彌充切注遠

褻予實苦懷緬師云張雄詩緬懷古哲人趙云上句比

也此事不見史傳

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蹇漢武大興祠祭齋房

當以公詩為正生芝而作歌肅宗時宰相王與以祈禱進勸上與祠禱

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進時政得失趙云宰相王

與勸興祠禱事源明曰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平日不祈方士被淫巫愚祝妄有闕說甚為不

可事絕萬手蹇則當時佐為淫

祀指望蹇取房芝者非一手也

垂之俟來者正使貞勸

九家集注杜詩

三

勉不要縣黃金胡為投乳贅

獸名似犬杜田正諤爾雅贅有力注出西海名秦國

似狗多力獷惡音畎又音鉉多載子載贅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贅

趙云下兩句且危之也乳贅言贅之乳者猶乳虎也言佞媚則黃金可縣而切直則犯上之怒不啻投乳贅

也贅字沈佺期且懼結交三十載任彦升哭范雲僕射一感非贅寧知心似狼

情交吾與誰遊行新史一言源明雅善杜甫鄭虔榮陽復冥冥罪罟已橫

胃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

趙云言源明死公不得一予酌之遊衍詩及爾遊衍榮陽

指鄭虔公自有本注橫胃橫去聲言源明未死間猶及見肅宗反正之後時已向泰矣源明死後時復也蹇舊

注引是時乘大盜之餘國用乏屈史思明臨洛陽有詔
幸東京源明以才早饑陳十不可以詠逐罷東幸却是
源明生前事豈不與今詩相反乎下句尚纏漳水疾劉
公言具在雲安不得沂沔歸鄉更音捧
幹余嬰沉痾疾
寵身清漳濱
永負萬里餞
萬里送士大
夫庶人挽歌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又藝傳虔
鄭州榮陽

人天寶初
為協律郎

鷄鵠至魯門不識鍾鼓響

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
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

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養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鴈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已已養養鳥也非以養鳥
養鳥也海鳥鷄鵠也孔子謂臧文仲不智者三祀
鷄鵠一也注鷄鵠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人祀之孔翠

望赤霄愁思彫籠養

孔翠孔雀翡翠其志丹霄霄然終不危籠樊之愁者以其質異於衆

禽也故鸛鵒賦攸驚鵒鵒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背距足以自謂然皆負

鵒鵒綴羽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也趙云欄衡鵒鵒賦閉以彫籠剪其羽翼言鄭公如鵒鵒如孔雀翡翠

鼓所能樂之彫籠所能拘之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

况乃氣清爽

往者公在疾蘇許公頌位尊望董素未相識早愛才名公自哀問

天然生

知安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

苦石古詩也薛云漢

張良傳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

孫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世所謂三略者即其書也此言黃石愧師長名其人耳非書也公著薈龍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趙云生

知論語生而知之者上也學立游夏上則以四科文學
子游子夏故也本傳度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
兵戎衆寡無不詳又云初度追袖故書可誌者得四十
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蒼穉令公自注作蒼
穉按字書穉子骨切穉穉也而穉蒲骨切穉穉禾秀不
成聚向上貌會穉之義意言聚會穉細之物若公所用
蒼穉是詩蒼兮蔚兮左傳蒼爾蒼蒼焉外切草多貌穉
但外切小貌蒼穉之義意言蒼小之物二名字不同而
義相近當以公詩爲正公下又注云度著書之外又撰
胡本草七卷故今所云神農或闕漏以言其於藥石名
件乃神農本草之不載者也

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

趙云西極名則胡本草之謂藝文志兵家者流論語指諸掌

貫穿無遺恨蒼穉何技

趙云文賦常遺恨以終篇公言詩亦曰毫髮無遺恨
顏氏家訓載應劭風俗通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

姓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有擊筑技藝不能無出言使癢者懷其技而賜癢潘岳射雉賦亦心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傍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寫傳誤

主泉星經與蟲

篆丹青廣

新史度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覽其篆者告度私傳撰國史度蒼黃焚之坐謫十

年名其書為蒼粹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度私撰國史是出其上也神農黃石藥纂兵流皆古書也言度無不貫穿復通游藝星經丹青之類趙云圭泉言其善地理選言陳圭置泉圭者土圭所以測日景泉者表泉所以度廣較王桀海賦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泉星經又言能天文二者必欲精故所以言其與蟲篆言其書字雖出楊子雲賦童子雕蟲篆刻而此言蟲篆必謂其篆字耳丹青又言能畫續晉陽春秋載述善圖畫窮巧丹青二

子雲窺未遍

揚雄字子雲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

者其事博所以言廣

方朔詣太枉

東方朔上書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餘言趙云上句言奇字與

方言下句度能知荒遠之所在東方朔每言其所詣皆神仙之處故云詣枉猶太迺枉王粲海賦章亥所不極

虛教所不屆與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杜補遺書苑今句之勢相似四度善草隸

呂德云度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鍾兼兩鍾隸鍾會也隸魏人字元常善隸書行草亦盡其妙精思學書卧

畫被穿如廁忘歸來昂云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會字士季隸之子也亦善書羊欣云隸行書二

王之亞子會書筋骨謹密頗有父風或曰兼兩車按後漢吳恢為南海太守欲殷青寫書子祐諫曰此書若成

則載之黃兩皆馬援以薏苡被謗王陽以衣裳徽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是詩笑鄭度書翰體變非言車也當

以魚兩鍾為正趙云鍾兼兩杜時可引書苑云云是詩
美鄭虔書翰體變非言車也田意謂兼二鍾為是然田
何必惑魚兩之字謂有出邪車謂一兩乃去聲其兼兩
亦去聲矣於鍾字有何說邪則字變態如鍾而兼其父
子謂之鍾兼兩方可解說
雖然未敢必也以俟明識

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陞宣

一作寡

鶴誤一響

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

度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趙云

滄洲動玉陞言滄洲隱淪之客而動天子于玉陞之上
舊本誤一響或云繕本是悟字言感悟君王在乎一響
詩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是也今從悟字寡鶴獨鶴
之謂舊本正作宣鶴師民昭本又作宮鶴皆無義

嗜

酒益疎放

度嗜酒疎放故杜甫贈詩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蘇司業源明趙云嗜酒字出揚雄傳

彈琴視天壤

嵇康自送歸鴻手揮五絃
趙云莊子示之以天壤

形骸實土木親

近唯几杖

趙云嵇康傳土木形骸親近言親之近之如
淳于長以外親親近蓋言親近天子今言几

杖則未嘗
暫離之意

未嘗寄官曹突兀倚書幌

度初生謫還京師
上愛其材欲置左

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為博士開命不知廣文
曹司何在罕相曰上贈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

世言廣文博士自
君始不亦美乎

晚就芸香閣

遷著作郎魚豢典略共
看辟紙魚豢故藏書臺

稱芸臺趙云度由廣文博士遷遷
著作郎而著作郎即典文簿故云

胡塵昏決莽反覆歸

聖朝點染無滌盪

值祿反遣張通儒劫百官官置東都
偽授度水部郎中因稱風綬求市令

潛以密章達靈武故云言無
一點所染不煩澆蕩之也

老蒙台州掾輕泛浙江槩

祿山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趙云賊平與張通叔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齊壁度方憐死

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履穿四明雪東郭先生久待貶台州思戶參軍事故云詔公車貧因其

唐史潛以汚上足跡踐也飢拾槽溪橡四明槽溪皆浙江地名言度上足跡踐也飢拾槽溪橡貧困拾橡而食之杜田補遺

唐史虔以汚祿山偽官貶台州司戶四名槽溪皆屬台州孫綽天台賦登陸則有天台四名台二山相接台州

齋槽溪而直進趙云空閒紫芝歌見上隱士休不見暗使列子冬日食橡栗歌紫芝曲注不見

杏壇丈莊子漁父篇莊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必有漁父

者下船而來趙云兩句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天台則以四皓與漁父比之賦始

魍魎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趙云左傳入山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魍魎山中之物別離慘

至今班白徒懷曩春山泰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

門野稅林下鞅

鮑明遠無由稅歸鞅安時有劇談者在王侯之門而我稅鞅

趙云公懷思長

於林野不得去也

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

濫推獎

應謏濫吹平名實

趙云推獎推舉獎借之公

竿東郭處士雜其間至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方知其濫事如此非徒於今句無義又成甚句法耶

百年見成無牢落吾安放

一作

蕭條阮顏在世處同世

網

阮咸阮熙子任達不拘雖處世不交人事

他日放江樓含樓述飄蕩

著作與今

秘書監鄭君審篇幹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趙云吾安做孔子將死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子貢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哉阮籍與其姪咸共為竹林之遊今以阮咸比鄭審故云空餘阮咸在也舊注非出處同世網審謫江陵公客變之云斯為同出處江樓指江陵之樓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

張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始興今為曲江人九齡幼敏

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王王未成羗曰礦言九齡成羗早故不能礦杜田補遺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說者援是詩以江漢為南紀非也蓋南紀乃非野名唐天文志云東循嶺嶺微遠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恨蠻夷也張相國曲江人曲江隸韶州正嶺微平越之地大抵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非特江漢而已圓覺經曰譬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無復仍

為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永路永

趙云以仙鶴之譬言之義又以通貫鶴本仙物既人間整刷翰固矯然有優遊江海之思而復思奮飛與雲

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箕隸等亮土階三尺想土階有致君堯舜之心也有致

君之心故未遑遑於真隸隸山水巢父許由隱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九

登進士第應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玄宗在東宮舉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白玉堂金

華省言直登金華之地趙云張公為校書郎為左拾遺左補闕為中書舍人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皆此

上白玉堂而俯金華省也任昉為王思遠解侍郎表敷奏於金華省之上進揖於玉堂下碣石歲崢

嶸天地自蛙黽趙云碣石海畔山于常夾行其右書曰夾右碣石是也碣石歲崢嶸似以化九

齡之孤高鮑明遠舞鶴歲時噪而愁暮注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今云碣石歲時噪言碣石之

歲歲孤高也下句言聲之喧離時李林甫周事故月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不可帝以林甫之言決用之國語

蛙黽之與同渚師云碣石在朔方斥祿山野蛙黽退以羣小在位九齡言祿山反帝荒淫不聽遂去相位退

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大庭古致治之國言九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趙云大

庭古致治之主九齡思反淳復朴如大庭之世每退食自公嘗吟詠之不復記其有猜嫌榛梗之事骨驚

畏曩哲鬢變負人境謝黑髮變而為白以負人事而已謝玄暉誰能鬢不變趙云畏不

遠於前人下句則憂其髮白將老傷雖蒙換蟬冠石地功名之不立江淹別賦心折骨驚

恩多幸侍中冠加貂蟬九齡為相以文雅為相知右相李林甫惡之引牛仙客以傾之遂罷趙云上

句乃侍中事宜九齡亦加侍中而史不載邪漢官儀侍
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官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
飾謂之貂蟬下句以尚書右丞相丞相罷政事言九齡
在右地以慙慙為多幸何者有林甫之嫉仙客之憾則
得此為
幸矣
敢忘二疎歸
疎廣為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始宜如父子

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
骸骨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上
痛迫蘇耽井
趙云
神仙

傳蘇仙翁耽郴縣人養老至孝言語虛無時謂之癡忽
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遣供養涕泗欲別母曰汝去之後

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簷邊橘樹
可以代養升水一升橘葉一枝可療一人聞東北有山

仙翁有栖遊處因而得仙九齡為工部侍郎知制誥乞
歸養詔不許而致於母死所痛者迫切於蘇耽之留井

橘以代養也九齡詔州人詔西北
與柳接才一百八十里故得以為言
紫綬映暮年荊州謝

所領

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安事休咎上親加詰問今於朝堂上決之

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庾公興不淺

庾亮鎮武昌諸府史殷浩之徒乘月

登南樓哉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其坦率如此

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

謝靈運異代可同調

諷詠在務屏

趙云

傳黃霸獨用寬和為至推為揚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調同創用故對

務屏具字則屏去裕物也

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言發陰管淑

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九齡善屬文有集二十卷趙云言九

齡能詩文有名稱也一陽發陰管黃鍾之律也言其詩和而可聽於耳淑氣含公鼎大亨之和也言其詩美而

可味於口下兩句則以其文有用之文故也此詩前押
翼髮負人境今又才用押文章境蓋所未解豈人境字

乃人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謝靈運散秩無所知巫廬二山名趙云言開

散曲江文帙神物歛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翠螭字
揚解難翠蚪絳螭之將登乎天廣雅龍有角曰曰螭既

皆龍屬則翠螭可互用也倚薄相附著也謝靈運拙疾
相倚薄巫廬郭景純江賦巫廬嵬底而比嶠巫則巫山

在夔州廬則綺麗玄暉擁牋詠任昉騁謝朓字玄暉少

麗任昉字彥升長於牋詠趙云綺麗陸機文賦或藻
思綺合清麗芊岷摘而用之擁則言其多騁則言其放

皆集中文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史記序勒成一家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

珠其有
名稱矣
歸老守故林
戀闕悄延頸
波濤良史筆
蕪絕大

庾嶺

恨賦絕蕪絕於異城九齡自荊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謚文憲至得初上皇在蜀思九齡

先覺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仍遣使救韶州致尊趙云守故林其在荊州久之封始典伯伯請還

展墓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儒碑猶思理煙

艇

後漢徐雅字儒子為南州高士趙云上兩句言帝眷已哀難以所字作上請於朝也此宜九齡有為史之

書邪後漢徐孺子曲江為之墓碣其銘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是也公之句意蓋言昔嘗讀之而起煙艇

之興今再讀之而已思理煙艇則以慕徐孺之高風故江漢之念不忘也小舟曰艇師云九齡嘗督洪州作

徐孺子碑
載舟舟中

醉為馬所墜諸公携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如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
散啼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

粉堞電轉紫遊韁

粉堞城堞也以堊土塗之故曰粉堞韁以紫絲為之故曰紫韁師云度

信時醉來拓金戟趙云阮籍詩憶昔少年時曹子建身低身散馬蹄古詩白馬紫遊韁東得平岡

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彈鞚凌紫陌向來皓首

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驄

猶噴玉

朱汗血汗驂驄猶步驟也噴玉噴沫如玉杜田補遺古樂府馳馬行馳馬鏤金鞍拓彈落金丸

意欲驂驛走先作野遊盤穆天子傳歌曰黃之澤其馬
噴玉皇人壽穀師云王褒詩萬里決臆駒崔豹古今

注始皇七馬一名追風趙云決臆度度於句臆追風
太宗十驥之一名俊俊疾之義驂驛崔液正月十五夜

遊詩驂驛始散東城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
曲倏忽還逢南陌頭

辱趙云一蹶王褒過都趙國蹶如厯塊雖無一字
而意是快意魏文帝芙蓉池作遨遊遊快心意職當

憂戚伏衾枕況乃遲加煩煩促朋知來腴腴我顏杖藜

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谿曲酒肉

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

且覆杯中渌趙云衾字起於初詩角枕紫兮錦衾爛兮
而摘用之遲暮頽促杖藜開口笑初筵字

蓋皆有出楚辭傷美人之遲暮張茂先恬曠苦不足煩
促每有餘莊子原憲杖藜應門又載盜跖云開口而笑
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詩賓之初筵是已
酒內如山又做左傳有酒如酒有肉如陵何必走馬來
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
嵇康著養生論後以事
誅言何必以我走馬輕
生為問正若嵇康養生而
不免誅戮則事豈可料乎

李潮八法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

蒼頡黃帝臣觀鳥跡而為文字自蒼

頡之後字體變易如浮雲無定體趙
云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陳倉石鼓又已訛

大小二篆生八分

周太史籀始創大篆唐蘓戡記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

始籀大篆漢蔡邕字伯喈為中郎將正六經于太學石壁天下篆學邕大篆入妙品小篆者蔡邕相李斯刪古文規篆及史籀之書也初諸侯力正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取史籀大篆或頗改所胡小篆杜田補遺書苑云八分書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飭隸書為之鍾繇謂之章程書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告書方廣少試勢建中初以隸書作楷法割李斯分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善之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程邈隸字去八法割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蔡希總曰王次仲以楷法局促更引而伸之為八分故號曰八分書懷瓘云八法本謂楷書楷者法也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趙云陳倉屬鳳翔石鼓事其略見韓退之詩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又云鶴詩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則周宣之物也其上所篆字見東坡詩注云我車既攻我

馬晚同又云其魚惟何惟鯉惟鯉何以貫之惟揚與抑此在東坡所見時云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不知杜公時所見如何也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

碑野火焚巢木傳刻肥失真

嶧山碑李斯書也為野火所焚人惜其文故以巢木

傳刻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即國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

苦縣光和尚骨立書

一作

畫貴瘦硬方通神

杜詩補遺後漢桓帝紀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若縣祠老子

注老子苦縣屬鄉人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續漢書桓帝夢老子令中常侍左悺於賴鄉祠之詔陳相邊韶立祠諱刻石即蔡邕伯喈八分書也又靈帝紀光和五年始置鴻都門生注於鴻都門內置學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解賦及工書烏篆者書苑云靈帝好書詔天下尚書於鴻都門至者數百人時南陽人

師宜官稱八分為最大則一字徑大小則方寸千言甚
矜其能以是考之疑苦縣蔡邕書光和師宜官書也及
詳觀此歌嶧山之碑野火焚謂李斯書也苦縣光和尚
骨立謂蔡邕書也故初言蔡有李斯漢蔡邕次言惜哉
李蔡不復得卒言丞相中郎丈人行而未嘗一言師宜
官然苦縣之祠立于桓帝之延熹而光和靈帝之年號
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乎延熹至光和纔十
年之近爾或謂光和為伯喈書華碑碑苦縣老子朱龜
碑未知孰是趙云李斯蔡邕蓋善八分之有名稱者苦
縣光和事杜時可引後漢云云次公推公尚骨立之語
則以苦縣於前時已有蔡邕碑刻至光和再刻之幸未
失真而尚有骨立為可貴蓋公之所以瘦硬為神故於
嶧山之碑則傷棗木之時真於苦縣之碑則熹光和之
尚骨立也下句李蔡不復得重結上文宜容光和碑更
是師宜官書和書貴

瘦硬一作畫字非

惜哉李蔡不復得

李斯

吾甥李潮

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已來數八分潮

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韓擇木昌黎人官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八分師蔡邕法風流闊媚

號伯喈中興蔡有隣濟陽人官胄人曹軍善軍分始拙弱至天寶中選精妙相衛間多其筆跡況潮小

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

一作千

金蛟

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

張旭

吳郡人官左率府長史善草書言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其意後又觀公孫氏舞劍罷而得其神醉取草書

揮筆大叫以頭濡墨水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人謂之草聖宜知吾生不流宕

丞相中郎丈人行

丞相斯中郎邕丈人行尊者之稱

巴

一作江

東逢李潮

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何

趙云末句

做頃羽歌虞兮虞兮奈若何之勢韓退之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何鼓何益又做此句益見公為

退之所服如此巴東巴

一作江非巴東言夔州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塞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

則創痍朝廷當

一作多

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

趙云

當正臣言當須正直之臣舊本作直臣非劉向向正臣進者治之表賈生賈誼陳治安之策有慟哭者一莊子

載凡子間將軍高義列子說符篇為等倫皆許諾
前漢季布傳今劇疾未瘳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使蜀

見知已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觀歸咸秦巴道此

相逢

巴道司道相如論
蜀文巴蜀之士

會我病江濱

趙云使蜀見知已
則郭英又為蜀節

杜使恭為使往見之也史記士伸於之已主人言郭英
又英又永泰元年閏十月為崔旰所殺所以言薨而恭
著作扶護靈觀由舟行以歸泰也巴
道指夔州船泊夔州與公相逢也憶念鳳翔都聚散

俄十春我哀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

水親

蜀先主得孔明
猶魚之得水也

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

朽骨復親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舠洪濤

間仗子濟物身

趙云古歌帝力何加於我哉老子云其人與骨俱朽文子積水成海魏都賦回

洲淮積水深也駕字郭景純遊仙詩高浪駕蓬萊劉勰彌勒石像碑似揚舲遊水馳錫登山王粲海賦洪濤奮

蕩西京賦云起

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

北辰北極象於帝居趙

洪濤而揚波

云下秦塞則出陸矣

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

杜田補遺寶憲

北辰孔子譬如北辰

傳班固燕然山銘玄甲曜日朱旗降

窮谷無粟帛使者

天注玄甲鐵甲也前書玄甲國之玄甲

來相因若馮南轅使書札到天垠

趙云馮讀為憑窮谷指夔州來相因者來

不斷借使漢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之字自長安望夔

在北而望南也故來夔之使為南轅南轅字出左傳書

札古詩客從遠方遺我一書札

天垠指夔州以遠故云天垠也

別李義

神武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弟昆唐高

祖二十二子止此云十七王其門未詳也趙王名元慶第十六子舒王元名第十八子鮑云高祖二十二子

道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亮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故止言十八太宗

有天下故有十七子封王趙云神堯唐高祖史高祖
二十二子今詩云神堯十八子宜以竇皇后所生建成

太宗玄霸元吉而建成元吉誅太宗為皇帝玄霸在隋時已死於四子之外乃有十八子耶學者尚疑之然謂

十七王其門則又可疑也又豈以萬妃所生智雲亦終被害於隋末耶其所在高祖為唐皇帝而得封者元景

王荆元昌王漢元亨王鄧元方王周元禮王徐王嘉王韓元則王彭元懿王鄭元軌王霍元鳳王號王慶王道

元裕王邵元名王舒靈夔王魯元祥王江安元曉王密
元嬰王滕凡十七子為得王而各為一門者耶鄒陽與
梁孝王書何王之門而不可曳長裾耶道國道王也名
元慶乃第十六子舒國舒王名元名乃第十八子也而
曰寶惟親弟昆若言同一母所生而史載元慶則劉媪
好所生元名則小楊嬪所生其母同者乃宇文昭儀生
元嘉及第十九子靈夔所謂寶惟親弟昆者又與史不
合然則公當失親所傳間與親不合必有能辨之者

中外貴賤殊余亦添諸孫

趙云詳味詩意則李義者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國後裔

之外孫故也舊注不省解却云公自言杜與李同出於
陶唐氏是何夢語蓋前篇與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
唐後自是杜與唐何得
卿差排為杜與李乎 丈人嗣王業 唐制諸子襲封之
者謂之嗣王 之

子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

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章壯河間經

術存

曹子建能文漢河間明王經術獻禮樂三辭之教趙云丈人言李義之父嗣王業則繼嗣前王之

業舊注云云才有字相犯便妄引用非是之子指李義也白玉溫使溫其如玉也下句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

論又以申言丈人乃道國之論其能繼道國之德業者請從李義之父言之也宗卿宗正卿也唐制宗正寺卿

一人從天子掌天子拱親屬籍以別昭穆領殿臺崇玄二署肅穆字邱遲詩肅穆恩波被先朝納諫諍考其時

當時玄宗然未敢必也

溫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沈然遇知己談

論淮湖奔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

文選芳蓀紫綺為上襦袴也師云

謝靈運詩浥露馥芳蓀

趙云襦短衣也史記載賈誼過秦論寒者利短褐徐廣注曰一作短小襦音豎舊注

安添選五言詩為七
字何輒附會如此

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瘳三峽春

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杯

遲我哀涕唾煩

王仲宣但慙杯行遲解嘲涕唾流珠沫
趙云莫怪執遲遲以語來人也舊注

引仲宣詩却是訴主人行杯之遲
耳師云孫楚詩離樽悲當席

重問子何之西上岷

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

思

甫幾不能脫嚴武之暴又
為郭英又所不容有是句

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

趙云王粲四言詩苟非鴻鵬孰能
飛翻公於言江亦曰滄浪鬱飛翻

努力慎風水豈惟數

盤飧

古詩所謂
加飧食

猛虎卧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

老夫困石根

趙云數角反努力字出吳越趙春秋舊注於慎風水注云言世若風波穿鑿非是猛

虎卧在岸蛟螭出無痕却有所興寄矣

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

趙云楚辭悲莫

悲于生別離吞字韻倒押吞聲字恨賦莫不飲恨而吞聲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

文王之時赤雀銜書集于周社

暮樓何鄉樹驂騑事天子

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

為入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

詩瑣瑣姻婭

萬里長江

邊邈迤一相遇

趙云丹雀驂騑以此高司直尚書中侯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前昌拜稽

首受之舊注非驂騑事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有曰右服驂騑謂之事天子則以穆王稱穆天子有傳也司直通籍事主故以丹雀之於文王驂騑之於穆王比之長卿消渴再公幹沈

綿屢

長卿相如病渴劉公幹詩余嬰沈痼疾故竄身清漳濱趙云王無功病後醺宅云公幹苦沉綿居山

畏不延

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淡情

素伏枕問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

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騫西謁巴中侯

閭為侯中

難險如跬

步

趙云巴中侯封閬州也

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為天軍佐

崇大玉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厦木

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栢猶卧天一柱

趙云拔為天軍佐則必嘗佐禁旅之

任淮海生清風則必嘗為揚州等處官南度南方老人也頃籍傳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公宮左傳溝其

公宮又曰楚其公宮凡官府貴處謂之公宮矣天一柱言廡廟之神具異經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

柱列子昔共工與顓帝爭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其一柱字則緣荆南有一柱觀止用一柱則得合言天一

柱此門閩州之為廡廟氣不尺當之舊注感於公宮事却注云幕府方須材意以使高言之言之非是我

病一作瘦書不成成字亦多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此時觀木章則閩州是房琯也趙云前十句總言封閩州方貫此下句蓋故人字所以指閩州也我疾所以

成長卿消渴再公幹沈綿屢之句一作我瘦非書不成宜于瘦事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

宋古大梁

名令陳留亞

陳留屬汴州

劇

則貝魏俱

貝魏州名在河北劇大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

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趙云孝王都今之京師汴都是已陳留在今雖為京師屬縣在唐則

今之東京唐陳留郡也貝魏在河北方面最繁劇主客者何主則本處人客則遊寄者選時朝野多歡娛白

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

言多豪俠

趙云鮑明遠詩失意杯酒問白月起相讎

憶與高李輩

高適李白

論交入酒壚兩

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世說王濬仲為尚書令着公服乘船經黃公酒壚中過顧謂後

車容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此猛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康阮籍云亡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

雖近邈若山河師云鮑照行路難意氣敷腴在盛時薛云爾雅蒲葦也郭璞曰蒲猶敷蒲亦草之榮也

氣酣登吹

一作文

臺懷古視平蕪

吹臺梁王歌臺今謂繁臺左太冲詩酒酣氣益

振

趙云西清詩話唐史稱杜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

臺慨然莫測也質之少陵昔遊昔者與高李晚登華父

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侶

著後世邪杜田云予謂蔡氏孟謂曾熟讀杜詩爾連懷

詩不云乎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

貝魏俱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視

平蕪此宜非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邪其說足吹臺

在今宋門外謂之天清寺繁臺是已於梁孝王時曰吹

臺蓋歌吹之臺

也一作文臺非芒碭雲一去鴈鴛空相呼

前漢高祖隱於芒碭山澤

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雲去乃人亡也不欲指言之

耳人亡鴈

驚相呼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

破林胡

玄宗拓開拓境土如安祿山王君奭張守珪王宗嗣輩皆以邊功為已任故張詠獻闕罕以箴

之而上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

國語吾人大破

楚軍楚之危者維組練三百而已組甲被練也

尺土負

一作

百夫拓境功未已

元和辭大鑪

趙云鴈鶩相呼以興其相寂如麋鹿遊姑蘇黍離麥秀之類玄宗盛時以百萬兵攻

一城宜無勝負但獻捷而已未嘗言輸組練弃如泥則不憚物之費爭一尺之土以百夫為償則不惜人之命

莊子以天地為大鑪末句言政失其和于天地間矣

亂離朋友盡合皆歲月但吾

哀將焉託存沒再鳴呼蕭條益堪媿獨在天一隅

一云蕭條

疾益堪媿獨天一隅
合皆注云重省也朋友

趙云詩亂離莫矣洞簫賦薄索
指言高李孔子甚矣吾哀也天

一隅字古詩
各在天一隅

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顏鮑

顏鮑

年鮑明遠鮑嘗作荊州參軍作蕪城賦以諷宋臨海王
趙云乘黃神馬言高適李白顏鮑又以申比二公公

嘗與白詩云俊逸鮑參
軍則頗乃以比高適乎

繫舟卧荆巫

荊州巫峽

臨殮吐更食

常恐違撫孤

趙云益恐違戾撫養高李二
公之孤也此其為朋友之義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弃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

琴瑟

恭色取贊
下祠為琴

一斛舊水藏蛟龍

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趙云異苑吳平在

勾章州門外忽生一株桐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之
其後桐自還立於故根上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吳

平尋常歸桐材所以為琴瑟言今死樹猶可為之以譬
士終有用也庾信擬連珠曰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

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舊注非是言蛟龍終非池中
物則蛟龍固在水而池中之水亦有蛟龍矣雖一斛舊

水猶可藏之亦以
譬士當守所養也

丈夫蓋棺事始定

古詩蓋棺
事乃也

君令幸

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

魍兼狂風

趙云君幸老成老翁選魏文帝帝與吳質書
時有所慮乃至過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

日已成老翁但求白頭耳末句以不知有何所恨而甘
心憔悴於山中乎乃陳山中不可住招之使出矣此亦

宋王招
魂之意

贈蘇四僊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

古詩為客若轉蓬趙云古詩它鄉各異縣曹植離詩傳

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東陽源郊古詩勤役未
云已壯年徒為空迺之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離別已

五年尚在行李中

左傳晉秦圍鄭燭之武夜見秦伯曰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戎

馬日宸息乘輿安九重

天子之門九重乘輿天
子所乘輿時京師初復有才何

棲棲將老委所窮為郎未為賤

甫為宣義郎檢校工部
員外郎非以階官後篇

云雖為尚書
郎可以證矣

其柰疾病攻子何面鰲黑焉得豁心胸已

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

崔旰之亂

幽薊已削平

祿山節鎮

荒徼尚

彎弓

時思明未平

斯人脫身來宜非吾道東

儒林傳初梁頃生從田何受意

丁寃為頃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頃生遇事何學從寬東歸何謂門人易已東矣師古曰言寃丁得其法術矣

去

趙云上而句方指言蘇僕面黧黑字列子面目黧

黑巴蜀倦剽劫則段子璋之亂又崔旰之亂燕薊尚彎

弓則安之亂雖已削平而猶有盜賊彎弓字史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斯人又指蘇僕在危難之間脫身來此蓋

亦以道合行於巴中猶古人所謂吾道東也

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

哂菜色少壯斯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

趙云在傅肉食

者鄙菜色傅云民無菜色下兩句言時之寬舒則寬舒同時之偏側則偏側同也西京賦駢羅偏仄公傳有詩

偏側行者亦用此耳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

皆自雄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趙云欲其晦迹以自全耳

寄薛三郎中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

子俱白頭役役

一云沒沒

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

末厭戎馬我輩本常貧

趙云雖為尚書郎固是實道為尚書工部員郎郎之事而木蘭

歌云木蘭不用尚書郎有此三字也具陳見首篇注等倫字列子全語說符篇載俠客相與言必滅虞氏之家

為等倫皆許諾天末選賦有玄雲飲天末詩子尚客荆
有云佳人眇天末戎馬老子云戎馬生於效

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卧病癰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

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蘇源明鄭痛飲情相親二公

化為土嗜酒不失真蘇鄭亦皆嗜酒云言其酒以死也趙余今委脩短

豈得恨命屯閭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

扶必怒嗔趙云記偏有席上之珍以待勝每扶一作忽非非蓋每字與必字相應也賦詩賓

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可蓋覆當代也漢書功業蓋當才力老

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清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

蘋

杜補益岳州圖經洞庭湖在縣西南一里荊州記云巴陵南有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接周回數百里日

月出沒其中湖之南有青草山因以為名博物志曰君山洞庭之山也庾穆之山記云昔恭始皇欲入湘觀衡山而遇風浪機敗溺至此山而免因號為君山又荊州圖經云湘君所遊故曰君山有神祈之則利涉韓迅之黃陵廟碑載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則君山者曰湘君得名非始皇也韓碑辨湘君夫人事甚詳不不

復祿

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唐空念禹

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柁視清

受

趙云十二句蓋公有意於扁舟儘南而下陳其所歷所遊之處欲借薛郎中所往復江漢之舟而往然未

下瞿唐外空念禹功則劉子所為美禹功微禹禹吾其魚乎也間松門峽之好則方喫藥而吐之還攬衣巾思

去也松門峽無所考亦如巴峽中有瞿唐灘當時遂
名為瞿唐峽者乎以俟博聞高執東帶而鼓柁則方言
是往時矣論語東帶立於朝潘安仁西征賦鼓
柁迴輪注郭僕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柁為軸 鳳池日

澄既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遂巡上有明哲

君下有行化臣

趙云鳳池指禁省之地晉荀勗守中書
監事中專管機事及還尚書令中有賀

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濟濟多士四字詩之全
語健者指言薛劇蓋有所望之也健者兩字後漢袁紹
傳董卓廢立紹勃然
曰天下健者宜為董卓公

大覺高僧蘭若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

杜正謬云釋氏要
覽曰蘭若者梵言

阿蘭若唐言無淨四分律云空靜處薩婆論云云閑靜處智度論云遠離大悲經阿蘭若注云云離諸惡務故數說不同其實無淨也趙云廬山遠廬山遠惠也大覺和尚雖是巫山之僧而比為遠公往謁之而不遇故云巫山不離廬山遠蘭

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

時飯

趙云漢初入睢隄於淮陽山中有四皓俱微暇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揚一老人管寧

肅惟陛下聽野人山藁之類仗一老者得香爐峰色隱盡微命若本出則魯哀公指孔子為一老

晴湖

香爐峰廬山勝境如香爐上有飛泉種杏仙家近白榆神仙董奉居廬山治病重

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趙云公題下注云和尚去冬往湖南今此乃言廬山廬山事即隱晴海

是江南彭蠡湖恐湖南字誤香爐峯事遠法廬山山記東南有香廬山孤峯秀望籠氣遊其上氛氲若煙野近

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一辰古飛錫去年啼邑子高僧

詩曰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玉昔高有峯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空而往西天比丘

持錫有威二十五義凡至十中不得著地必掛於壁牙故遊子稱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孫綽天台賦

云王喬空輜以冲天應真飛獻花何曰許門徒高僧傳錫以囁虛注應真得道人

潔天女來獻花趙云言去年往湖南也天台山賦飛錫注云得真道人執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錫也邑

子同邑于子也朱買臣傳會邑子嚴助責幸薦買臣獻花事後分經載釋迦初為淨惠仙人時獻五蓮花於燃

燈佛此獻花之祖也其後獻花於羅漢者如法記注龍神捧鉢而曲躬天女獻花而胡跪門徒者一門之徒屬

如七十二子為孔門之徒又漢李固傳表舉薦連例皆門徒此皆一門徒屬之義佛書所外載之道之黨類

亦謂之門徒其在佛僧則謂
諸弟子來從者為徒門矣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四